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三

秀水沈國元訂

穆宗莊皇帝

丁卯 隆慶元年

正月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孝潔曰恭懿慈睿安莊相天翊聖肅皇后孝烈曰端順敏惠恭誠祗天衛聖肅皇后○冊陳氏為 皇后李氏為貴妃○吏部奏先朝建言執事諸臣如樊深丘橓楊思忠尹相魏良弼李用敬陳瓚吳時用周怡沈束顧存仁趙軏張選袁世榮何惟栢趙錦張登

高崙正色方新張楨袁儒申倬王特皋焉恩徐學詩周是
張翀董傳策劉世龍唐樞毋德純等宜遵詔錄用。又言諸
臣以建言死者其等有三殺死者應復職贈蔭諭祭若楊
繼盛郭希顏沈鍊楊允繩四人廷杖死者應復職贈蔭若
楊爵王思薛宇鍉何光裕張紹張原浦鋐曾翀葉經周天
佐伍瑜臧應奎十三人繫獄戍邊斥死牖下者應復職贈
官若唐冑李璟豐熙楊愼楊名王元正羅洪先徐文華張
翀張侃劉濟劉琦馬錄程啓元盧瓊陳讓桑喬包節王宗
茂余翱方一枝劉魁余寬黃待顯陶滋相世方王與齡章
綸三十八人至尚書熊浹諫止獄仙御史楊爵彈擊權倖

辦罪止罷職然其忠義風節當與杖死者一體卹錄俱從之○大學士陳以勤上謹始十事曰定志曰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曰接下曰聽言

上嘉納之○詔下方士王金等獄論死○刑部侍郎鄢懋卿戍邊○削奪故真人邵元節陶仲文官爵誥命○議盡罷修建齋醮宮殿禮部惜其費請止去匾額從之○吏科給事胡應嘉疏　太祖之制躬臨聽納列聖相仍弗替

英宗以沖年未能面決輔臣楊榮撰創早朝奏事側定期擬答進御臨朝據以傳旨遂沿爲故事惟　孝宗接見廷訪治道斯隆今章奏僅憑札簡上下竟爾睽違左右擁

博直輩滋與、不可不防其漸也、奏入、上大怒、編氓、尋論
禮死○上孝慈皇后尊諡曰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
聖皇太后、弟杜繼宗爲慶都伯、祿一千石○初七日傳
示免朝十五日、復示科臣魏時亮言皇上初政、甫及一
旬、免朝至再、得非獻諛者、以先帝爲詞乎、先帝初年
月御經筵、親賢納諫二十載無佗、晚歲雖云不朝、而明予
親輔臣、剛于制近習、斷于去奸邪、故羣小畏法、庶政不紊
奈何以初政而遽怠乎、奏留中○禮部尚書高儀請冊立
皇太子上諭皇子尚幼、先賜名而後冊立○初胡應嘉
在先朝論學士高拱尚庇鄉里、拱頗銜之、及吏部考察

胡應嘉劾尚書楊博以私情詭給事中鄭欽御史胡維新亦上疏劾博考察不公狀大學士徐階郭朴與拱調應嘉黨護同官挾私妄奏擬旨黜之于是給事中歐陽一敬因論救應嘉語侵拱謂應嘉前疏臣實與謀臣才識又不及應嘉遠甚若黜應嘉不若黜臣章下所司是日給事中辛自修御史陳聯芳俱交章論救乃改擬應嘉調用○追贈王守仁爲新建伯謚文成周尚文爲太傅謚武襄蔣冕爲少師謚文定喬宇爲少傅謚莊簡江俊爲少保謚文莊呂柟爲禮部尚書謚文簡石瑤爲少保昔謚文隱今改文介○追奪尚書顧可學徐可成侍郎朱隆禧郭文英贈謚誥

命、

二月詔贈刑部尚書鄭曉爲太子少保謚端簡○革大工冐濫諸臣時徐杲等以匠役冐躐八座而內府工役以工完爲太僕苑馬者二人布政司參議郎中員外者五人鴻臚光祿官以百數、上心惡之至是又以內官監李芳言之乃下吏部議革一時冗員少汰

三月內官李芳言上林苑監內官各有定秩請革妄增祇候皂隸從之著爲令○給事中王治上四事一議廟典二議朝講三議親輔四議燕居謂先帝尊稱獻皇誠萬世不刊之典至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尤當議者蓋獻帝雖

貴爲天子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雖爲武宗叔然實北面
事武宗乃遂列于諸帝而居武宗之右或獻皇于心亦有
未安　先帝進獻皇于太廟而世室之祀並舉之　聖慮
淵微以待今日臣以爲獻皇祔太廟千載後不免遞遷若
祀專世廟則萬世不祧矣乞敕廷臣議以光　先帝至孝
末謂人主深居禁掖隔遠外廷左右窺伺百出或以晏飲
聲樂或以游戲騎射近則損疲精神久則妨亂政事非亮
陰所宜乞省減嗜慾一切禁止

按治以同鄉士朱德懋性鯁直每師事之懋于京邸謂
曰君位列諫垣獻皇以臣于僭君今上以亮登題
後廟祀君身陳條鉅矣未可以言與
治默然良久卿令代草　上竟不報

葬肅皇帝于永陵

四月重錄永樂大典書成加徐階等官階有差○修　世宗皇帝實錄以張居正陳以勤高拱充總裁官

五月御史齊康論徐階專權蠹國併劾李春芳聲勢相倚有旨切責康妄言科道陳瓚歐陽一敬凌儒等交章劾康爲高拱門生聽其指授宜置之法寺丞海瑞復言徐階憂勤國事休休有容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詔降康二級補外○尚書高儀等疏言　我朝列聖接見輔臣燕對同遊造膝陳悃　皇上御門條奏漸復舊規而朝者尊嚴情體不洽乞時召大臣各奏章疏便殿而議納之

六月、賜楊廷和謚文忠王廷相謚肅敏梁材謚端肅曾銑
謚忠愍楊守謙謚恪愍商大節謚端愍孫繼魯謚清愍林
俊謚貞肅吳廷舉謚清惠
七月、賜楊繼盛謚忠愍、子應尾爲國子生○原任山東副
使王世貞上書訟父忬冤、詔復忬原職○裁革內府各監
局官匠六百六十二員○太常少卿周怡疏定君志以修
德業語多刺時　上怒落級外補○傳諭　聖駕十二
日幸藩邸高儀以巡幸無名恐開逸游之端疏請停止科
臣何起鳴王好問各疏諫不從
八月給事中吳時來言兩廣總督譚綸總兵俞大猷戚繼

舍開民全
號為太及
包覺多至

許誅

尤宜使專練操兵以省諸鎮徵調兵部覆言大猷才宜于
南贛試于北不效且老矣乃召才還京○上幸太學賜講
臣宴鈔錠有差○敕定前諸南畿鄉試太學生去皿字號
太學諸生因中式不及額遂與試王希烈孫鋌道廢之祭
酒呂調陽及兩守備豪省各奏論諸生互有異同宜禁
辨詔刑部尚書孫植鞫之植謂祭酒專職即所奏姓名令
同者坐戍後復編號如初　上欲詣天壽山行秋祭禮徐
階言天壽山後即黃花鎮外即虜地邊報東虜土蠻等欲
犯喜峯口西虜把都兒欲犯古北口奈何輕試于危　上
乃止○遣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祭先師孔子

聖上留心
年間

九月上問戶部曰京師府倉幾何以贍軍國足備幾年部覆言京師所存僅足三月計今歲尚虧九月有餘逆軍百萬悉無所需　上大駭曰軍儲缺乏至此乎朕一切正供之外未嘗妄費卿其悉心經理毋忽○罷提督團營內使徐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管法撤內臣專權一數年來漸有成效請勿遣內臣輕變　先帝之法從之

十月虜寇薊州殺參將吳昇○黃台吉寇偏頭關　上怒命逮繫鎮巡劉燾王之誥副參田世威等訊治命閣部與文武臣察酌禦虜策以聞給事中馮成能從新河來相度

南北地勢條陳上中下流三患請爲未然之防令諸臣熟
計以聞○本兵楊博上邊議
略曰狂胡匪茹分道寇陵東犯薊鎮則九重震驚西犯
偏關則三晉騷動今按各邊地勢既殊戰守互異薊州
昌平保定三鎮有墻可恃但乘高據險匹馬不入即爲
上策宣大邊東山西四鎮無墻可守雖保不入但堅壁
清野使虜無所獲即爲中策薊昌合聽督臣修備邊垣
分兵戰守宣府山南東路延及昌平四海邊至道入邊
衛背賊徑所南宜統重兵護衛以衛陵寢言門保武
偏頭均山西門戶寧武外衛大同而偏頭西連延綏獨
當虜衝邊長八百餘里兵不滿萬故有與議撤延綏以止
令居中相機戰守保鎮紫荊倒馬紫荊屬天險嚴以
宣大必須虜南窺洪薊然後乘隙示守入間其虜部
先年調兵策應海同虜入塞鉞令動兵搗巢果之令
用此可以緊虜遼東一鎮濟海鄰夷中通一綫之路兵
食咸仰本鎮抽脫收捨惟墾荒豐積足以備禦矣
召戚繼光入京協理戎政○逮原任宣大總督楊順于獄

辨撰

同一死耳

苟撫有辦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上疏論訐嚴嵩謫保安州爲民嵩父子深銜之會楊順總督宣大嵩屬順使設策適虜犯大同順妄殺被擄者冒報首功鍊痛詩射之行自草黃沙風雨夜寃鬼多少見頭顱之句懇求之遂與巡按路楷誣以交通妖賊覓來鍊死後嚴氏欲鍊子以遊部獲鄖至是史科給事中陳瓚遂論後匿贓罪及遊僚七下兩路楷共殺鍊鍊子襄亦爲父訟寃廷命逮順及楷戮於市並交給近侍律斬、

十一月詔贈先朝員外中良給事中張達常泰、清紀郎周鉄惟少卿馬從謙以劾中官杜泰得死故多撓之者郎典送不行

十二月郯王厚烷以嘉靖中諫事玄削爵錮高墻至是復國歲加四百石○詔賜侍郎何瑭謚文定傅淛朱廷立供追奪原職、

余以至情實理相感動故從之[illegible]

王稱謙每聞朝政缺失即中夜籌畫具奏如議立嚴
皇世廟諫止究於逸豫誠讜論矣至是言何瑭理學
純臣夏言曾銑究抑宜雪且以嚴嵩之罪歸之傳嘲
朱廷立朝廷立追救職慰忠魂誅奸鬼時論快之

戊辰　隆慶二年

正月享　太廟

先是　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禮官請　上親祭不
允于是太學士徐階等上疏言祭祀國家大典存祭四
時有禮　皇上必躬奉裸將而後爲孝爲敬　祖宗列
聖亦必得　皇上之躬親對越而後來格來歆且自宮
王廟其路不遠儀物有數其禮不繁夫以　宗廟之重
避勞且不當避况非其勞者乎請　聖上上親詣　太廟
行禮從之

詔停正乙眞人封號奪其印止以裔孫張國祥爲上淸觀
提點鑄給提點印○以趙貞吉爲講官時吉起廢年六十

芳亦不可黠

餘歲甚壯議論侃侃輔臣爲可大用　上心屬焉及還南
京禮部尚書以吏部右侍郎林燫代○　上手詔諭輔
臣謂燫南京用而召貞吉還爲講官添註詹事府○太監
李芳請裁損近年所加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青鹽三
萬斤允之○永樂時尚膳監有羊房景泰中移之西琉璃
廠牧地十三頃司牲官吏軍士歲費數千金光祿請以羊
入本司而裁其冗員太監孟冲爭之　上從冲言○科臣
石星上圖政理以慰人心疏曰養聖躬鰲山之樂長夜之
飲不可不節曰勤聖學經筵久輟屢請未復曰勤視朝以
周知民隱總理萬幾曰速俞允言涉聖躬者留中不下事

友也二字
吟監未少

于內廷者，稽遲不允，甚且因而獲戾矣。軍機房情呼吸立
變，而縣至違期。臣願不時進覽，日廣聽納，周詢一體，忌諱
而諱外，陸鳳儀偶遺　聖旨而削籍，乞召二臣以延忠直
日察讒譖，頃錄沍臣專擅，言官攻發，切齒中傷，諧以欺謾
陛下得無入其言，而不暇察乎。疏入，　上怒，命廷杖，削籍。
上御五鳳樓，潛察杖者，而中朝閣吏戒切納給事從人。部
郎務文熙，星友也，恐遂以杖斃，乃先以義白緹帥而身自
拔藏星賄人共詈之，文熙且詈且拔以出，得不死。王嘉賓
疏救，不報。

史大綸曰：自市道交與，而下穽石，溺先仄者遍天下矣。
嗚君其古烈士乎。是時如王世貞徐中行之于楊繼盛

同其人功與師保並下行不怠貽者

三綵琴丁表文恭沈明臣刻宗憲朱家相于越文華華得失互異要皆誠心為質不狀乎友者

二月上耕籍田。大祀天地于南郊。張居正張四維各疏請勑司禮監選各監局人員擇持公正通詩書諳大體者居 太子左右口授書史陳說民情以為親賢成德之助從之。上謁陵。

三月冊立 皇太子。一日太子過閣臣于御道西召諭曰先生良苦。二三字質天成。易賚輔臣頓首謝曰願 殿下勤學答曰方讀三字經既而曰先生且休矣 睿音清朗聽者悚悅。殿試進士賜羅萬貫等及第出身有差。

按是科得士如趙志皋張位沈一貫皆以正直作體新張居正假事乎旋登台輔注家屏為內閣清介有聲

事渠勵臣文學分陰道歷分方癸丈先混之除??所當

孔教、余懋學、沈思孝、陳薦，皆忤居正爲特名臣。徐大任、劉應麒、康介徵、庶顧、梁才、楷選無官、補李維楨、鄒紹伯、方沆，皆工詩文，而李以忤居正謫外，尤爲士林所重。羅鶚貢、薛行大雅，至宗伯，而閣臣朱于陛，故內閣以勤于世。二世殿榮，人皆覺之。

尚書馬森言　祖宗時御札皆司禮監傳之閣臣，轉示各部院，無司禮監徑傳者，望　陛下率由舊章，以示崇重命令之意。

五月，陝西民李良雨忽變爲婦人，與同賈者苟合爲夫婦，其弟良雲以事上所司奏聞。〇薊遼保定總督譚綸條禦虜策。

疏言今之策虜者，皆曰乘險，曰設險，然計薊遼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而老弱且半，人分隸

于諸將之手散布于二千餘里之間虜以十餘萬眾攻
我一面眾寡強弱遠不相謀欲虜勢不張不可得也故
議者亟請集兵意亦慮此然臣以為遊兵破虜誠為制
禦兵策而行之有四難一曰虜之長技在騎而我制之
非車不可顧虜人動十餘萬而吾即以車戰不迎三萬
且此三其人非有見伍身不得不召募召募之兵眞尺
籍之兵與尺籍之兵無論老少強弱儀際豊給役值備
至召募之兵非強壯不選既無素養之患及有疾病又
無歸老之計非稍役之必不樂從計三萬人宜各月給
敍一用五我歲貴五十明為而司農告廣一饕也二日
從趙之士雖多饑版月備劍以米窺氣盡矣非募具越
卒萬二千人襟教之事必無成而將方旋其用之不可
北散之不可尚兆以至與縱老不可信也向能任之專
黃二募與無趙之人素驕驟見軍法不無大發且去京
師甚近流言易生徒今忠智之士奪肘屢功且職他患
三難也我兵素未窮虜或而勝之虜不忘聚能尊實之
乃終身劍矣弟慮忌議易生不能發力再樂奇禍真至
四舉患臣熏思之不如姑就剪鎮見兵練求最守之議
臣請各路選兵十枝每枝務足三千人可得兵三營人
洲為三營營分為三軍各加調練專備素最仍付原繼

皇后之廢人所難言

先以貲理練兵官之職，責春秋兩防，三營之兵各有[illegible]
襄臣與鬱先任來督職務各責成以職選之邊外兵[illegible]
上東寡一乘將讀人亦順少遣罪誅臣等決一死戰故
桑榆之功求不失為中策若先事不能緊發事不能[illegible]
挽取殘功苟圖塞責更為無策又言中國長技無如大
礮欲練兵三萬人必得鳥銃手三千人為尉鎮兩府加
肄習非選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近請選
取浙兵三千人以濟一時之急 上從之

六月王時舉王之垣各疏乞正位中宮以端治本上曰
后侍朕久無子多病移居別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
妄言耶乃復言 皇后乃 先帝選擇以遺 陛下有關
雎之德樛木之賢脫簪待巷之規使 聖后抑鬱成疾亡
為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違而暢者乎 上曰
待疾愈即還宮無多言

五十餘卒一刊訛爲

海寧人董沂妻虞氏少慧知書頗善吟咏年十六歸董甫兩月而沂卒痛絕欲死以殉家中防護父母欲奪志女不聽吟菊竹二詩以見志幼夫傺敬事之五十餘卒人多其節○科臣張齊劾徐階　上以先帝修玄保養聖躬齋醮爲欽福錫民階大臣不容不竭誠輔相乃溫旨留階切責張齊降調外任已而楊博等復疏劾齊隨致仕朝廷有朋黨之疑階再疏乞休尋許致仕刑部尚書毛愷竟坐齊得受邊商銀十餘萬引例謫戍監候追贓發遣

論曰徐階當國之時輔佐　世宗英明一掃前相嚴嵩奸弊迅絕中外奔競紋理仕階復清紀綱復振一時世道休明之會士君子姑孫原其枉直表幽之誠無庸過論可也然其贊詞拜疏雖與王旦受金珠隱天書之爲

廷不相能。若以責備賢相全德論之，則階亦引咎不辭
者也。安見為宰相者便當以無據嘴，階輔從諫成處之
也。階本不欲奏保，而亦不欲已甚言官，恐階言階部虎
諸公乃齊護其齊，而法司復甚其罪，又涉阿諛報復之
跡，則夫朝廷朋黨之
從理勢所必然也。

八月，大學士張居正條上六事：一省議論，二振紀綱，三重
詔令，四覈名實，五固邦本，六飭武備。疏入，上嘉其忠懇，
命部院勘議以聞。

吳瑞登曰：臣讀居正一疏，即其論之要，何以加焉？然不
言自用而自用之機已兆，不言操切而操切之權已形，
故割抑其貨，夕而開服，時其所為，第謹商鞅，商鞅先之
以帝王，後之以伯術，而伯正亦何嘗不帝王哉？頼滴款
為公家而欲慈，居正為私室而相尤為公家者，且出於
詭無所合者，裂以狗矣，況為私室者，惡得以善後乎？君
子是以知其疏
不足以盡人也。

九月江右議行條編法，部覆允之。

十月戶部尚書劉體乾罷。

先是內降戶部取買寶石珠黃玉綠玉貴金等項，尚書高耀卿時召商收買，凡費銀□□萬之實，以付□商人，買送戶部，倍索商價，買不獲出，添銀取刑，延者大辜，罷六年考滿，遂加太子太保，體乾以罷之。放質京師商賈凡有取買真珠金玉之類，再復持不行，奏上疏抗論財用詘之，請停取買，疏奏不□□□□進，令亦本部員同體乾仍今前上思者壽沒其典，刻代兩出復將原本進與內閣李春芳，令前客乾西論不必上本，體乾逆欲致仕，諸所取買，仍致不行，忽內降旨，聞仕去。

十一月李芳數以直諫忤旨，同執亦恨其正直，共短之。

上命縲騎杖之，繫獄待決，刑部尚書毛愷言刑人于市，與衆共之，非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芳供事內廷，數

狀未明莫知所坐 上曰芳無禮第錮之

十二月廢遼王

己巳 隆慶三年

正月御史部永劾罷尚鵬心術狡猾行事乖戾吏部尚書楊博議覆言尚鵬才堪策勵宜留用 上曰近來吏部事事掩飾爲欺詐博乃自訟請解職遂令致仕去給事中殷用和疏言博自筮仕迄今餘四十年敭歷中外民事邊情靡不諳練及晉銓衡秉公守正以忠國家今以題覆小誤輒令休致既非所以存大體亦非所以孚公議乞留之令展所長不聽 ○ 總理練兵都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多亦

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勢山谷狹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于車戰虜入近邊利于騎戰虜在邊外利于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今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江之兵能之臣所以思用浙人有以也疏 陛下更予臣浙兵戰守三千鳥銃手三千付臣教練分發十路使臣總領車騎合練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處也兵部覆議宜取回總兵郭琥而獨任繼光 上是之○高儀疏請東宮出閣講學

得旨待十二齡來説
二月司禮監滕祥請汰匠役。 上命詳查之裁二千四百四十人。○提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以老疾乞休本兵霍冀以朴臣言大閱在即功罪方明寰享十五年大將之榮而一旦求去且四副將二十八叅佐三十二營四百余員千把摠皆待 皇上别白以彰勸沮孰敢自便其私
上命寰策勵自効○上既免喪將不親政吳時來 上保泰九劄一曰致戒懼言天命人心去留無常視朝宴息悉宜敬畏二曰端遊幸 皇上好遊何不召輔弼大臣講學議政賦詩寫字以通下情而進蕘言三曰減嗜好屏色症

關切將政之大指

現、最易溺人、小人借之固寵、人主因之喪邦、四曰發綸音、覲朝御政、但一發言令臣子知所傷厲、五曰習奏事、請遵祖制、設寶座會極門以批章奏、六曰嚴票旨、近來旨多失盭、皆云不經睿思、不出閣臣、中外駭異、宜專責閣臣、或內批未協者、聽閣臣執奏、七曰愼傳奉、昨秦和山東、何日間六更明旨、必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行私者、宜令一切傳奉、皆補本覆奏、以防奸僞。八曰弘虛受、九曰禁誣指、小人欲害君子、必誣以違抗、指爲誹謗。嘉靖中如仇鸞殺曾銑、胡胥殺楊允繩、杜泰殺馬從謙、在今日尤不可測、乞痛革以安善良、報聞

駙馬鄔景和卒

景和尚永福長公主性恬雅好文嘉靖九年侍衛十八年扈蹕幸承天二十四年奉敕勘問楚獄情二十八年掌宗人府事三十三年召入直以表賀聖蔭許宜奉職為民隆慶改元詔復祿俾侍經筵至是卒于官其為民居崑山十餘年[illegible]用將特為上引疏親宗救事多見採納

三月上星逆行犯太微垣上將星

四月命大臣分督屯田

五月御史詹仰庇言　陛下取戶部銀盡以供造鰲山修理宮苑花欄龍鳳氈毯貲傳造監獵玉盆之費使有小因而乾沒為聖德累不小　上怒命錦衣衛逮治杖百編氓

大學士李春芳等與九卿各疏救不報○淮揚徐大水奏

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贓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贓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禮部郎中戚元佐上宗藩議

竊言諸藩日盛祿糧不給不及今蚤爲與慮將來更有難處者昔　高皇帝衆建諸王皆授重兵控要地以爲國家屏翰此調一時也從端禁以後防範滋密兵權盡親翊室集藹親之近府寮無内誚之附此又非其謝是而後人多祿寡支用不數乃有共蓬而居分飾而餘四十而未婚數歲而不空強者劫奪于通衢貸者設入于與息此又一時也夫國初親王郡王將軍總四十九位女總九位今二百餘年宗支玉牒者見存二萬八千有奇覘國初不啻千倍卽盡哉供之輸祿不能給其毫況乎十年之後所增寧復幾何又將何以給之議者謂親藩不敢抗更不知國初親王之祿以五萬計其俸欺竊恭覽等用宋復相等不數年而止給來又不數年酒

與前稍議
更區詳奈

減為萬石萬石不能給而于代肅遼慶諸王量減給五
百石是　有皇帝令出自已而已攻于前夫其淮令日
事勢愈難可不變前通乎故階擬五事上請一暴封爵
二議雜弱三別疏番乃議留費无議捏冊查得嘉補中
張者宗行限子之法臣謂生不給辰封則可限妒親王
嫡長子側裝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與郡王嫡長子
冊襲郡王矣嫡庶矣子許封亦二鎮輔奉國將軍有嫡
長許封其二庶嫡亦止許以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
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知有生于數多不盡封
者宜量給資親王之子年至十六為之註帶給級六百
兩郡王之子年至二上弱之征堂紛求門有補將軍中
弱之子有志人癸賜之衣中給銀二百兩加是則可集
失所之庶矣繼嗣之議推親之無嗣得以親弟親姪繼
嗣封王無嗣止許本支奉親者亦不求亦已矣不得使
親姪弟封其爵藏展蔭臣親武宗之新親盡則統前于
另爲污得祿及祖免以下不准罪大分不兩至下自受
王論推封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六世矣不矣弄封止
將所生亦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皆本支五世而止冒
我之議衣得從婚子女弟爵子女與一宗疏人既許其
各從生壁則以僅可以無給但其歸此有年長庶察及

有訛本之異

宗貧無策者。除論革怨不職生，自今以後凡生之子
各宜預為報請，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擬照之
議，查得宗室婚姻，本部覆議，方許成婚，今各府濫
婚最多，其告請各宗自行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
以本等口糧，以後生子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糧，遞下各照。

禮部議士儀乞類查擅婚濫妾子女違例請名。略曰：宗室
名封，國家重典，王奏到部，例當核其父之爵職及母之婚
配來歷，部即校對玉冊，或係嫡母先年私擅成婚，或係濫
母先婚而後娶嫡，或係成婚未幾而即得生子，或係已逾
多子而違例復收，或係所開娶妻年月之期反在生子年
月之後，或係遮飾于即今次子奏請之際而不能掩其偽，
姓子女私擅之迹。凡若此類，參詳情弊，均之條判所頒禁

用人理財二者皆國下委計議不可不得部閣面議者

嫡子女及濫妾子女者也止許請名不許請封襲行奏擬其各年至十五歲照庶人例給與口糧不得妄覬從之○大學士殷士儋曰伏望　皇上仰法列聖俯採羣言以通上下之情消天下之變此之不聞雖條對叢委封章山積無裨實用夫用人吏部職也考覈論薦聞見訪求臧否素定而不敢擅用禁例資格非章疏所能達理財戶部職也出納經常弊蠹源委動有成算而因革擘肘非奏牘所能周必宜召吏部令其面對凡賢心任事與論共推者無問卑遠廢棄並許破格酌用宜召戶部令其面對凡沿襲積弊浮冗當革無問宮府纖鉅並許淸查釐正更召輔臣而

在河有江

賜廕諸比見吏部擬用石星竟以報罷戶部疏止太和香稅即獲譴訶是大臣所陳未徹天聽尚何以多言爲哉報聞

六月陞海瑞爲右僉都總理糧儲巡撫應天等處○總理河道翁大立上五患十二開

疏曰陛下念黃河之民重罹水災特下蠲恤之令更發內帑以賑之不勝大幸顧閭閻窮苦之狀宮禁邃遠有不盡見聞者臣請條民十二災一則曰水決充其二曰運河築堤三曰黃河漲溢四曰山香受害五曰世都遶河六曰黃河撓狹七曰茶城撈淺八曰洪水衝擊九曰風雨異常十曰海潮盛溢十一曰災民避水十二曰歷年漂沒陰沮報雖儲哉之矣陛下惠然肯賚大官之時飯皆軍民之膏血也有物料爲之有且今將事可慮者五東南財賦之餘而江海泛溢程木不登觀錢罪卻從瑣人命此京師可慮一也邊鎮關既兵水旅斷

璣璧傾頹何恃以守此虜患可慮二也直隸河南山東
響應勝負難保雨暘久愆非不充積貯空虛飢民蟻聚羣
有盜賊何以備之此內地可慮三也海徼之間颶風鼓
浪兵船職工悉被漂沉此海防可慮四也淮揚產鹽之
區鹹泥盡銜圍竈俱廢其國課可慮五也　陛下以
此五患十二闔召公卿講術與共討之求其所以消弭
變異者無爲文具　上以
疏發下其章于所司

七月釋原任副總兵田世威參將劉寶于獄二將失陷山
西石州論死繫獄已久一日詔釋之令立功自贖張貞觀
奏二犯有何情節可矜何功能可議用何臣奏請乃有此
命請仍付法司以釋羣疑奏上奪俸二月

吳瑞登曰石州之陷也田世威劉寶之失猶非
輕罪者告以法司論之令別擇減死宥之可也必其
斷然無罪而釋為分疏忽有此詔其然而聞可一疑
當時營救者何遂重罪而朋黨賞罰無章矣張貞觀之疏誠正

者於闕內殺之亦遠矣哉。

罷南京刑部尚書孫植植先以三疏乞休不許至是魏國公徐鵬舉有子七人而無嫡出其長邦瑞已授牒國學矣幼子邦寧棣母嬖欲干爵計請封其母鄭以爲地邦瑞遂喧言邦寧券許助教鄭如瑾萬金謀奪公爵事聞下植按問植謂如瑾以儒官納交勳臣宜斥以警官邪邦寧越法于紀如律坐鵬舉徇情宜罰鄭氏既娶於適夫人存日請命宜追奪獄上下部覆議 上已可其奏而會執政有私僞植者科臣王禎承指劾植以訊報不詳竟罷免

植生平峻潔處困阨未嘗有所干其勘徐氏獄各司俱坐會中衰然乃以非罪去士論惜之植以父孫豐舉

進士王德巳巳爲典化令，有奇政。書以大水傷稼，當道不爲之請，自爲奏請減租徵之半，又爲民之負者追其數。武廟南巡淮揚，縣以同知攝守於滸，民賴安堵。奏留其聖駕發乘張之，凡活三萬餘人，移民至今思之。嘉靖丁亥，爲也以命士，彝聽貲迤役，奪民田甚，上以求御史詔復以以生節供，不能制，乃命疆伍會審。建虜之論其依稀於心武孝成中使之直廣輸公部錄七尚餘兩火以兵備道副參武人同雲中，所至以家直諫持身甚行。並方古人。

上大閲將士于京營教場，老幼快覩，稱慶時以爲曠典○

禮部尚書高儀四乞休，許之。

十一月，尚寶司丞鄭履淳陳時政，廷杖下詔獄。

略云：邇者方多故，百姓怨咨，災異迭代，中京之春也。談哉一歲之三震，災動於宗社，濺淡淩波，漸析而門植，仁壽殿矣。茶陵形成之說也，顧慎邊陵而南貴州溪追賢，實負貨之救也，不究劇心而能勞，宗族之有窗起争端，擧之哀

鳴光怪物怪人妖天鳴地震星隕兩見下女化男日月猶食于元春正發臣所見災異之秋皇上以新宮落之日也諒陛已三華矣寧移一大臣額一貫一豈一謀之士乎忠言重折檻之罰寵臣妻繡詩之功愛姿逆耳之誅規日觀絕睿咨之益固諸數懇內批突降亡口涉宮府輒緣阻撓豈在私門宇不可改遂其手擾王所曰游天憲匪行勢尚屬旅宗成命使分裂其貝九卿拱手元良協備于一立首議狀首而有命蔡靖尋求永月巳儲望前車不遠怨豈在朋疏入命廷杖下詔獄

庚午 隆慶四年

正月陳以勤疏言臣因頃來多病乞骸骨歸但風以落邸舊臣不忍苟去謹條六事以補衰闕一曰慎擢用二曰酌久任三曰懲贓吏四曰廣用人五曰練民兵六曰重農穀納之允致仕加太子太師給鄭傳夫廩如例

三月大学士高拱疏言武反商政止于三事令 皇上除
子繼父豈宜專事更張且大禮大獄 先帝厲精之政而
羣議改易尤非繼體所宜其邮錄召用亦多偏私如唐樞
以建言削籍趍贊不錄及諸沐錄者悉查例以行○原任
刑部右侍郎曾鈞卒謚恭肅賜祭葬如例
鈞進賢縣人嘗駁察正常約奏武定侯郭勛大
學士嚴嵩直聲大震居官四十年始終一節
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上言廣西猺民惟獞而所畏惟
狼兵先年古田之寇雖時時出沒然未敢深入由防守有
狼兵也頃歲減狼兵置募兵已復盡革狼募二兵而用浙
閩兵捕鼠者易猶以犬然臣嘗講求防禦之法宜莫如謝

狼兵占地而責之屯守，蓋土官以得地為利，而古田素稱膏腴，尤其所覬覦也，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官，令親領精銳狼兵各一二萬，各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據古田要害，田畜其中，日夜探賊所往，遣諜購求，并勦勿赦，則首惡必盡成擒矣，又各獞村寨不下數百，種類不啻數萬，其中固有納糧向化者，亦有曾經為寇，未與犯城，後能悔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又當預發旗指分別之，要使衆心知所向背而不疑，然後一鼓下之，別立土官年力功勞相應者，查照左江之例，授以巡檢職銜，令其以夷治[illegible]，屬之桂林府官轄，則今日之獞寇，即他日之狼兵，[illegible]

調與編民無異古困采兼患矣 上采行之○高拱請需才以待邊關之用拱言宜于兵部添設右侍郎二員[illegible]類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速邊關務即以一人往使便宜行事又不煩于假借或遇邊鎮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使可朝發夕至又不費于那移遴其出入中外閱歷使深次第推補書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兵乃專門之學宜預養待用法當自兵部始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更另官于此而又立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則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又以

候尚書之缺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開邳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臣又思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出入鋒鏑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職任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臣又見邊方總督之臣頻年受苦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遞融休假之法如在邊日久著有成績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使其精神鼓舞而不疲智慮長裕而不竭以勤乘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上念其苦而君父體念下知其

素君臣忠義朋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
奏入、 上褒嘉並如議行、
四月刑科舒化以審熱請釋繫獄司丞鄭履淳內官李芳
等、部釋履淳為民、芳等充南京淨軍、
五月戶科李已陳吾德陳節用疏、因劾崔敏等故傳買金
珠、科擾紛紜、 上怒杖已百、繫獄、吾德削籍、○虜酋俺答
孫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也、以怨于俺酋、挾其妻闌入
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灌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
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答即急之、因而為市、諭以執送叛
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

急則我因而撫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
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各爲枝
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而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
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内收其力廷臣譁然以爲不
可俺首婦恐我戕其孫日夜索屠俺首亦悔且念乃以執
來而擁十萬衆壓境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
信首婦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囓臂盟世服屬無
貳奚有于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
市于是俺荅執塞縛叛人獻闕下誅之封俺首爲順義王
諸虜皆解辮受封比屬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谷者爲

于十萬騎强盛耻與俺答會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illegible]饜其欲于是利漢財從俺答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崇古以款虜功加少保兵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賜蟒衣白金飲至告廟羣臣遷賞如例

六月掌吏部大學士高拱言邊方有司實兼牧民禦虜之責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夫既不能稱職于内地而欲立效于邊方宜其吏治日敝而生民日瘁也自今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以三年爲率比内地

乎何異

痛快

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才略恢弘可當大用即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若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别用若觀望推諉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于先又嚴降罰之條以繩之于後庶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矣 上曰宜加意擇人悉如議行○貴三近曰近年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宄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又今州縣正官有缺[illegible]委佐貳大都年力衰耗資格卑微漁獵貪婪雖亦爲權[illegible]

畝斛民已重複艱不堪矣宜下吏部凡州縣長吏毋得徧
重委呈署印毋得濫授雜流詔允行

七月御史張守約追論故錦衣都督陸炳結納世蕃擅竊
流毒宜追戮炳尸逮治其子繹姪緒籍其家得旨姑削其
官追奪誥命子姪俱為民貲產如數籍入

八月刑科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戶科給事中李已內犯張
恩等分別情罪輕重行罰得旨已釋為民恩等繫獄如故
始法司意恩等有內援欲借以脫已及已獨釋衆始翕然
謂 上仁明獨斷左右不得與也

十月命肅府輔國將軍縉熿襲封為王仍支輔國將軍祿

禮部覆言宗藩襲封莫重于親王萬世遵守莫嚴于君命
緝熿以傾王從父倒不得繼襲陳洪等私入其賄力主之
部議終不能奪
十一月上御文華殿日講畢大學士李春芳面奏非房封
貢事具言外示羈縻內修守備意　上曰卿等議當其即
行之于是左布知事由宸斷異議稍息
辛未隆慶五年
正月大學士李春芳言東宮未出閣時閣臣以朔望次日
行謁見禮不惟臣等獲遂瞻仰之私而　東宮亦可開習
禮儀養成儲德　上許之

三月殿試進士、賜張元忭等四百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四月禮科給事中張國彥奏召對一節、　先朝大學士李時所記召對錄、始于嘉靖九年、終于十五年、政事因革、人材進退罔不召問臣寮、面決可否與家人無異、乃今日所當纘述者、謹以前錄撮其大要、總二十九條、繕寫上進、伏望遵行　先朝盛事。　詔留覽○俺答既入貢、邊防大弛、軍餉皆入帥府以啗虜、閒以遺京、近邊卒、餓瘠無復有生理而板升生齒日蕃、强梗無賴識者憂之○大學士高拱言國家用人、不得官于本土、此惟有民社之責者則然耳若夫學倉驛遞等官、其官甚卑、其家甚貧、一授遠官、或棄

官而不能赴或去任而不能歸零丁萬狀其情可憐近例教官得授本省地方甚以為便乞視此為例從之

五月叙廣西古田平寇功督撫李遷殷正茂總兵官俞大猷各陞賞有差

古田獞賊之根古者韋銀豹扶其五子四出搶掠與肖貴朝廷撫與風瀾水二氣險固不可拔到是正茂與汪講詞思明等處土兵及漢兵六十萬令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勦斬首獲徒逸計上嘉三至肯功乃有是命然是時銀豹寔未沉既以窮蹙陷令京索恩首已者斬首以獻其後僉事余柱蹤跡之銀豹兄銀兒裝生致之麾下至六月正茂具疏引罪據銀豹赴對下得旨正法并斬其孫扶種于西市傳首梟示焉

少師大學士李春芳致仕馳驛遣行人冑詔護行仍月給米歲給夫

八月詔以故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子廟庭其神主序于先儒呂祖謙之下

九月戶科給事中宋良佐等奏國初運糧率因元故自會通河成而海運始罷然遮洋一總猶寓存羊之意至嘉靖末年科臣胡應嘉欲市恩桑梓諸軍建議罷廢而海運遺意無復有存焉者今河變頻仍運道屢梗宜將遮洋一總盡行議復務足原額以存海道遺意如該總隸北衛兌北糧者今由天津入洋抵薊州隸南諸衛兌南糧者今由淮入洋抵京通仍博訪國初並海諸衛所督制使列障連屯彼此相望即河渠少梗而彼塞此通亦思患預防之策也

戶部覆言遮洋一總先時徑渡天津海口不過八九十里今欲涉海運倘事難造次乞先復遮洋一總而以良佐所上事宜下漕司詳議○科臣蔡汝賢曰近因長至導駕寵稱　聖容微減于前矣夫　皇上　身關係甚大不可不慎也今微陽初生正宜遏欲養靜斷于宮中澄心滌慮進御有常毋令其溺志遊觀有度毋令其移情惟省覽典謨訓誥以陶養此心親近師傅公孤以維持此心自然欲寡氣清神凝體固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壬申　隆慶六年

正月東宮行冠禮　上御皇極殿百官拜賀畢仍賀　皇

奏于文華左門

閏二月上出御皇極門疾作還宮。上疾有瘳。○巡撫張佳徹疏言應天徽寧池太安慶廣德地里遼曠崇山大江盜賊淵藪舊以徽屬金衢道安隸九江道近如礦賊流劫徽池而浙兵不救安慶江卒作亂而該道周闊太平軍民呼譟入府而僅以和解焉有地方四千里而無一憲司以鉗束之手乞設兵備于池州而罷二道之遙制者報可

三月　皇太子出閣講書

四月浙江黑青日見時杭州黑霧中一物蜿蜒如車輪日光掣電水雹隨之

五月南郊肆赦亡水化爲洲　上不豫二十五日召閣臣

高拱、張居正、高儀至乾清宮受顧命　上倚坐御榻　后

及　皇貴妃咸侍　東宮立于左拱等跪于御榻下命宣

顧命曰朕嗣祖宗大統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宜協心輔佐遵守祖

訓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爲世不泯拱等咸痛哭叩首

而出翼日　上崩于乾清宮

六月皇太子即皇帝位時年十齡詔以明年爲萬曆元年

上大行皇帝尊謚曰契天明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

純孝莊皇帝廟號穆宗

吳諮登曰史臣曰先時法令嚴密百官兢兢 上乃寬
仁大度然不經之役罷無用之作䌷非禁之近絕無名
之獻至如郊節謹度好生戒殺崇食卻膳而其後即位
間以湖赤不右請詔先條賞典 上曰若前朝光祿
必日設一膳以滿內膳否不忍也嵗時游娛行幸諸光
祿供膳必先期以請 上首爲豐約寄哉取至約者
安者光祿蘭蕭其節節如此雖慶怒言容然責讓後宮
釋遣之討心還事務形於意恃盡沙漠之表慕義奉王
睥睨憑依之數撓頭熱赭即史臣嘆鸒請罪懇首北闕
未足喻其烈也至若宗社宗之法無紛更約束之須先
睹武之教爲久安長治之計皆獨斷于宸衷雖孝國未
吹而覘技以速咳吹大輸打燎克共恭儉從諫弗咈
徒李芳不黜高拱卯尺為外火誅而不哀
于藤蘚諸奄之墓即淺之一字文何以加焉

詔首輔張居正卜視大行皇帝陵寢得大峪嶺吉識者以
爲乾坤奠隅風雨洞靈足稱 皇家萬年無疆之績
兩宮尊號陳太后曰仁聖皇太后李太后曰慈聖皇太后

不凡輔臣

上御平臺。召首輔張居正至　座前。曰先生為　父皇

陵寢。辛苦受熱。又以　國家事重。只在閣調理。　慰勞備

至。隨　賜銀幣。上疏謝曰。竊惟　召見輔臣。乃　祖宗朝

盛事。　先帝臨御六年。淵穆聽政。屢經羣臣　奏復。俱未

蒙賜。允天下臣民。仰望此衆。殆非一日。我

皇上甫　登寶位。方在妙齡。即慨然發自　淵衷。修明曠

典。此誠上下交泰之朝。　宗社萬年之福也。仍望

皇上繼今益　講學勤政。親賢遠奸。使　宮府一體。上下

一心。以成雍熙悠久之治。天下幸甚。

勑係胡

輔臣張居正請　勅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以謹備胡虜

國有大故。恐啓戎心也。

戒諭文武羣臣　敕曰。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幼冲獲嗣　丕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刓缺。鑽闚隙穴。巧為躐取之媒。鼓煽朋儕。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為無用。訓譏佞便捷為有才。愛惡橫生。恩讎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為人臣酬報之資。間排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成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鉏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鸞鳳。是用去

共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滌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罔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瀆說以隨時，毋噂沓嚚訛以亂政。任糾彈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于淫朋，以塞公正之路。與銓衡者，當虛心鑒物，毋任情于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宜盡讜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

臻師師濟濟之休。歸于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皆垂功名于竹帛。綠祿蔭于子孫。顧不美與。倘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欺。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　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

輔臣張居正請

上御　日講。三日一出　視朝。勿以寒暑小故輟免。臣培養君德。開導聖學。乃古今第一要務。臣親受　先帝顧託。追惟　憑几之言。亦惓惓以講學親賢爲囑。用敢冒昧上。請今一應大典禮。俱已次第修舉。時値秋涼。簡編可近。伏望

皇上亟賜舉行以慰天下臣民之望查得弘治十八年大
學士劉健議以　孝宗皇帝山陵甫畢題請先行日講次
開經筵今　先帝梓宮在殯服色不便比及　山陵事竣
時已迫冬　殿庭高曠亦難　臨御合照弘治十八年例
勑下禮部于八月中旬擇日先行　日講容臣等恭酌累
朝事宜定擬簡便儀注及講讀人員恭請　聖裁其　經
筵會講俟明春首舉行庶　聖德日益　聖治日隆而臣
等犬馬圖報之忱亦可少効于萬一矣
又請酌定　朝講日期疏曰竊惟講學勤政固明主致治
之規保護　聖躬尤臣子愛君之悃今開講期近臣等伏

念

皇上每日　視朝、朝後又講、似于　聖體太勞、恐非節宣之道。若論有益于身心、有裨于治道。則　視朝又不如勤學之爲寔務也。伏乞

皇上定以三六九日　視朝、其餘日俱　御　文華殿講讀、非大寒大暑不輟講習之功。凡　視朝之日即免講讀、講讀之日即免　朝儀、　聖體不致太勞、而　聖德亦爲有益矣。

聖諭曰、朕方在諒陰、哀慕深切。日臨朝政、心寔未安。今後除大禮大節、并朔望升殿及遇有大事、不時宣召大臣諮

門外。其常朝每月定以三六九日御門聽政餘日俱免朝

參只御文華殿講讀其一應謝恩見辭人員遇免朝之日。

止于午門外行禮畢即各供職事不必候補大辭之後還

照舊行禮

日講儀注

一伏覩

皇上在　東宮講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

篇今各于每日按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

講官各隨即　進講畢各退

一講讀畢

皇上進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　御覽臣
等退在西廂房伺候
皇上若有所諮問乞即召臣等至　御前將本中事情一
一明白敷奏庶
皇上聰明日開國家政務久之自然練熟
一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字官恭侍
皇上進字畢若
皇上欲再進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房伺候若
皇上不進煖閣臣等即率講官再進午講
一近午初時　進講通鑑節要講官務將前代興亡事寔

直解明白講畢各退、
皇上還宮、
一每日各官　講讀畢或　聖心于書義有疑乞即下問
臣等再用俗說講解務求明白、
一每月三六九　視朝之日暫免　講讀仍望
溫習
皇上于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
帖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寡工夫不致間斷
一每日定以日出時請
皇上早膳畢出　御講讀午膳畢還宮、
一查得　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月若遇

山陵禮成

風雨傳　旨暫免、

山陵禮成、閣臣張居正奉慰疏曰、臣於十八日、伏奉　欽
命前詣　昭陵、恭題　穆宗莊皇帝神主、至即恭叩　玄
宮、見其精固完美、有同神造、　寶城三面俱完、工甚堅厚、
及周覩山川形勢、結聚環抱、比之前日考卜之時、更覺佳
勝、誠天地之奧區、帝王之真宅也、十九日、辰時、奉遷　梓
宮入皇堂、行題主禮畢、奉安于　獻殿、未時掩　玄宮、是
日又喜天氣晴爽、人物昭融、祗役臣工、無不欽忭、仰惟
我大行皇帝仁厚之德、貫徹宇宙、故得天人協佑、事事美
成、可以上慰

賜御書

條奏纂修事宜

兩宮聖母永慕之誠、仰成
皇上崇重大事之孝矣。
上賜輔臣張居正、御書大字凡五、曰元輔、曰良臣、曰爾
惟鹽梅、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筆法遒古、爲世名寶。
閣臣張居正等、上纂修事宜疏曰、切惟事必專任、乃可以
圖成工、必立程、而後能責效、於得隆慶元年六月初一日、
開館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綜今六年、尚未脫稾、雖屢
厪　先帝聖問、迄無成功、往總裁者、恐催督之致怨、一向
因循、司纂修者、以人衆而相推、竟成廢閣、臣等日食大官
之饌、茫無一字之補、素餐曠職、實切競惕、然揆厥所由、皆

攷未嘗專任而責成之故也蓋編纂之事必草創討論修
飾潤色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其職任緊要又在于
副總裁官顧掌部事則有簿書綜理之繁直 經筵則有
侍從講讀之責精神不專職守靡定未免顧此失彼倏作
忽輟是以歲月徒悠而績效鮮著也今 兩朝並纂二館
書開若不分定專任嚴立程限則因循推挨其弊愈甚擬
合責令原副總裁官學士諸大綬王希烈則專管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錄諭德申時行王錫爵則專管纂修 穆
宗莊皇帝寔錄仍令兩臣刻日竣事併力纂修 世宗肅
皇帝寔錄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

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臣等即將纂完稿本　進呈
一次十月間又　進呈一次大約一月之終可完一年之
事一季之終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後成功可
期其餘副總裁等官陸續將修等或理部休暇相與討論或
侍講優閒令其補湊不必責以程限各館纂修官務以職
業為重公家為急不得別求差假圖遂私情責成之日分
別叙錄但以勤勞多寡為差不復計其年月久近如此應
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頭白之譏而臣等
亦得以逭曠職素飱之咎矣此雖纂修一事而　國家用
人之理綜覈名實之道實寓于斯也

閣臣張居正疏白稱照閣臣之職專以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　制誥若　制詞失體以致輕褻　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查得成化弘治年間　誥勑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　褒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　制體也近年以來詞語誇侈多至數百十言或本無實行虛爲稱美或事涉兩隱極力宣揚且往往不候　進呈文稿輙已傳示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　誥勑者　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誣其君猶謂之欺况以上誣下

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大學士張孚敬參論　制勑房辦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誥文浮詞誇誕又不先送閣臣看詳輒便進　呈因奉旨提問比時嘉靖初年　詔勑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況命令之辭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尊　國家典制之當守　勑下各撰述官自今以後凡爲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狥情飾辭以壞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不許册得預行傳

示以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
守其常職矣。
十二月、輔臣張居正等進．帝鑑圖說疏曰、臣等聞商之
賢臣伊尹、告其君曰、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
亂同事罔不亡、唐太宗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
可見興替、臣等嘗因是考前史所載治亂興亡之迹、如出
一轍、大抵皆以敬天法祖、聽言納諫、節用愛人、親賢臣遠
小人、憂勤惕厲、卽治、不畏天地、不法祖宗、拒諫遂非、侈用
虐民、親小人、遠賢臣、般樂怠傲、卽亂、出于治則難、不啻尺
土一尺之力、而其興也勃焉、出于亂、則雖藉祖宗累世之

資當國家熙隆之運而其亡也忽焉譬之佩觿者之必鑿
飲鴆者之必殺以是知人主欲長治而無亂其道無他但
取古人已然之迹而反己內觀則得失之効昭然可睹矣
仰惟
皇上天縱英資　光膺鴻寶　孜孜誦習懋殷宗典學之
勤　事事講求邁周成訪落之軌海內臣民莫不翹首跂
足想望太平臣等備員輔導學術空踈夙夜兢兢思所以
佐下風渤澥沃若其道無由竊以人求多聞事必師古顧
史家者流無慮千百雖儒生皓首尚不能窮豈人主一日
萬幾所能遍覽乃屬講官臣馬自強等略倣伊尹之言考

究歷代之事。除唐虞以上。皇風玄邈。紀載未詳者。不敢槩錄。謹自堯舜以來。有天下之君。撮其善可為法者。八十一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善為陽。為吉。故用九。九從陽數也。惡為陰。為凶。故用六。六從陰數也。每一事前。各繪為一圖。後錄傳記本文。而為之直解。附于其後。分為二冊。以彝淑慝。仍取唐太宗以古為鑑之意。僭名曰　帝鑑圖說。上塵
皇上睿覽。昔班伯指畫屏以諫。意專戒懲。張九齡千秋金鑑一書。詞涉隱諷。今臣等所輯。則善惡並陳。勸懲斯顯。譬之薰蕕異器。而臭味頓殊。水鏡澄空。而妍媸自別。止欲觸目生感。故假象于丹青。但取明白易知。故不嫌于俚俗。雖

條目僅止百條而上下數千載理亂之原庶幾略備矣伏
望
皇上俯鑒愚忠 特垂省覽視其善者取以爲師從之如
不及視其惡者用以爲戒畏之如探湯每興一念行一事
即稽古以驗今因人而自考高山可仰毋忘終簣之功覆
轍在前永作後車之戒則自然念念皆純事事合理從可
躋于堯舜治將埒于唐虞而千萬世之下又必有願治之
主效法而取
皇上今日致治之迹而繪之丹青守爲模範者矣求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忠愛懇至朕方法古圖治深用嘉納

書冊留覽還宜付史館以昭我君臣交修之義。

安置黔國公沐朝弼于南京。時遣錦衣衛　逮至京師。廷鞫之。榜笞備至。元輔張居正奏請念其先世勳勞。乞寬其罪。得減死安置。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

秀水沈國元述

癸酉 萬曆元年

正月 詔禮部擇日具儀開經筵

御史鍾繼英上疏罰俸半年尋降簡轄正月十九日早

上出乾清宮見一無鬚男子假裝内使趨走章皇左右執

之問其名曰王大臣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

輔臣張江陵曉票 旨着東廠鞫問且囑曰奈何稱戚總

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大臣既下廠隨有一辛儒者與

[illegible]多同處供其飲食男女之欲備極款厚因教之曰但稱

自關老高挾所來欲陰行剸
上而厥校縱騎已集高之門矣天官楊博向江陵曰此事
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江陵心
不懌太僕卿李幼滋者荊人也方病注門籍强起詣江陵
曰　朝廷拿得外人而公即令追究主使之人今稱主使
者即是高老將恐萬代惡名將歸于公何以自解江陵備
說以對刑科給諫相議具疏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
問江陵慮大臣泄其情力阻之疏候五日不得上御史鍾
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江陵不敢甚罪之乃票
旨罰俸半年後以他事降謫咸稱衆口時令錦衣朱希孝

等會審是日方時審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又雨雹不止衆皆駭懼僻易理刑官白一清因厲聲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　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强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誰能免誅夷之禍耶移時乃會問故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于是將王大臣先行決責大臣揚言當初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貴我何曾認得高閣老如何打我朱希孝等懼事潰遂罷審而高老亦稍稍可幸無虞矣二月內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瘂不能言遂處斬訖自是臺官懼江陵威望亦竟無敢有申言者。出紀錄

二月嶺東平嶺東有巢曰洋烏潭馬公等寨其地在惠州囊山深箐延袤八百餘里一夫當關萬夫莫禦故伍端黃世喬等得嘯聚其中蠶食東路數十年人望之如回紇冒頓至　皇考時釐一清賴元爵益爲梟傑而曾廷鳳江濮王采葉景清馬祖昌諸賊亦據有堅巢爲寇恣所從來遠矣時督撫殷石汀以嶺東故多盜往歲當事雖興兵首事然徒掌寇略取所獲一二以奏報虛往虛返即名殺賊耳恐不大舉將爲東南憂且此屬皆閩粵人非若强胡不可化誨既稱聽撫而猶擁堅巢如故此何爲者也自非望風解散已列爲編氓者不得言撫于是大督文武將吏進搗

情形已見
此乃主動

其渠停斬藍一清等一千二百八十有奇諸走匿險巖谷焚溺死者不可悉數　捷聞賞賜有差出實錄

七月輔臣張居正上言臣嘗　先帝時所上便宜六事其一曰綜覈名實乃當事者詭歲偷川卒不能以實應即所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封事有事下四方郡國者請令諸曹皆置紀籍與爲期約而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　詔書不以時奏報或已奏報而諸曹故慢令不與可否者臣等當條列其事請　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　報可出太岳文集

是年兵部侍郎汪道昆閱邊總戎李成梁請展築寬奠等

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隣兀堂，去靉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寬奠堡，巡撫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工竣，學顏跪請，懇市寬奠、永奠，詞東夷惟易米布豬鹽，無馬匹他違禁物，與開原廣寧撫順異，即以市稅量充撫賞，下之，從。詔曰可。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當是時，東夷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者，兀堂亦制之，頗遵漢法。出三大征考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採之，鑿字號，結筏而下，至蕪湖，每

年清江主事，必來選擇買供運舟之用，南部又來爭商，人甚以爲苦。劉巨者沉江下，俟其去，没水取之，常失去一二。萬曆癸酉，一舟飄没，中有老人素持齋守信義，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穴，楠曰木龍府。殿上人冕旒甚偉，面有黑痕宛然，所鑿字號也。傳呼曰：曾相識否？老人叩首曰：楠已明矣，惟大王生死之。又傳呼曰：汝善人，數尚可延。令一人負之而出。俄頃抵岸，則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旣登岸，一無所見。出小說

剿蠻平

甲戌萬曆二年

正月西南戎都蠻平都蠻古瀘戎也自漢遣唐蒙通巴笮開犍爲郡治道置吏其後諸葛武侯僅能討平之然亦弗靖至　純皇帝賜程尚書李襄城至傾十八萬之師費金錢鉅萬越四年僅克新埜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蠻人屯聚其中出沒爲寇殺掠我人民萬數方隆慶改元蜀當事者告急江陵以曾確菴請于　上詔令往討之曾有偉略徵兵積餉爲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言官有以剛事論劉總戎顯者罪且不貸江陵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効當并罰事　遣治之于是言者意

始解而顯竟昏不顧身受瘡方瞭以平螢自物尼越六月
而凌秀九綠等寨悉平所擒斬俘馘四千六百有奇得酋
王三十六人拓地四百里得武侯所遺銅鼓九十三而還
講臣張居正進講章疏略曰義理必時習而後能悦學問
必温故而後知新
皇上睿明日開若將平日講過經書再加尋繹則其融會
條入又必有出乎舊聞之外者臣等謹將今歲所　進講
章重復刪定編定大學一本虞書一本通鑑四本裝演進
呈雖章句淺近之言不足仰窺　聖學精微之奥然行遠
升高或亦一助云爾

二月會試以武英殿大學士呂調陽吏部侍郎兼侍讀學
士王希烈充主試官取孫鑛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孫繼皋余孟麟王應選等及第出身有
差
是科後以名位著者李化龍及李三才孫鑛李誌
上命吏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吏科都給事中掌河南道御
史等官引天下廉能官員赴　會極門面加獎賞仍
詔禮部具儀注進　覽
夏翰林院產白燕內閣生嘉蓮閣臣等　進獻
上以　獻

遼東大捷

聖母太后。甚稱嘉悅、

皇考實錄成。纂修史官。申時行、王錫爵、

十一月。遼東大捷。初東虜見俺答已得封。而衙巳土蠻速把亥請封、不許、故驕踞恥言修貢事、隆慶五年四月。寇連山驛。五月。寇盤山。六年二月。寇長勝堡。萬曆元年、犯鎮西堡。遼外、秋七月。寇錦義。冬、十二月。寇鎮寧。時江陵當國。令大築亭障。修烽火。前後所以捍當事者甚備。虜入犯。輒大創去。乃糾建州屬夷。以冬十月。寇清河。逆酋王杲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獲牛羊無算。捷聞、

諭所行賞有差、

十二月閣臣張居正率吏部尚書張瀚兵部尚書譚綸奏上御屏

屏中繪天下疆域、分列上公而下郡太守而止、文武群臣

姓名。

上命設于 文華殿後、御覽

申文定公爲史官時、有袪倦見文、是年、御筆改應字。

改其文作于丙辰歲、已十九載、

上方十二歲、何由見之、閣以問文定公、公云、此內史持入、

上覽而喜、遂洒筆而公亦以此受 眷、且大拜矣、出小品

主事謝錫衰爲其子方升補五代祖龔弘之蔭、張江陵

票、旨曰、罷、以後年遠親盡的、皆不准補、此公節制亦自可喜、其後遠者、定以五十年爲期出小品

以禮部尚書張四維入東閣、

吏部侍郎陶大臨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僖、會稽人、大臨貌不勝衣、而識沉守介、爲講官、辭評以正心窒欲敬天法祖爲言、在吏部參決大計、所汰留多得其當、持己寅畏附失而尤嚴于取予、卒之日、家無餘金、士論賢之、子允宜甲戌進士、從子望齡、己丑會元、

時陶與諸同里世姻、諸以禮侍爲吏侍、元年卒、陶二年卒、其銜位贈官皆同、亦一奇也

乙亥萬曆三年

編修張位請申飭史職[illegible]疏下閣臣等議疏曰　周宋

設起居注官日侍左右[illegible]古者左史記事右史

記言之制逮後詳定官制[illegible]翰林院修撰編修檢討等

官兼以紀載事重故設官加詳原非有所偏廢但自職名

更定之後遂失朝夕記注之規以致累朝以來史文闕略

者　世宗皇帝嘗諭大學士張璁曰日侍有左史右史之

官歷代因之我　聖祖創翰林之制亦有編修撰之名

但未見居此職者蓋乃事云是紀錄之職不可備官濟縣

之由實在臣等即如週者纂修　世宗皇考實錄臣等祇

事纂義凡所編輯不遺觀集諸司章奏刑加刪潤纂括成
編至于仗前柱下之諸章疏所不及者仰有見聞無憑增
入與夫稗官野史之書海內所流傳者欲悉采錄又恐失
眞是以　兩朝之大經大法雖罔敢或遺而　二聖之茲
謨聖猷實多所未備凡此皆由史臣之職廢而不講之所
致也叨我
皇上聰明天授淵哲性成　睿照所以史事廢弛之故灑然可
述類非章疏所能盡見若不及時纂述以章闡代[illegible]乖
法無極臣等仰稽成憲參酌舊章設為一應合行事宜逐
條詳列于後

分任

一議分管責成照得史臣之職以紀錄 起居爲重而
宮禁邃嚴流傳少實窺探遂隔聽聞非真則何以措事在
昔傳信書後者得日講官密邇 天顏見聞真切又每從
閣臣之後出入 便殿即有 密勿謀議非禁秘不可宣
露者閣臣皆得告語之合令日講官日輪一員專記注
起居纂錄 聖諭 詔敕冊文等項及内閣題稿其 朝
廷政事凡于諸司章奏者另選年深文學素優史官六員
專管編纂事分六曹以吏戶禮兵刑工爲次每人專管一
曹俱著在館供事不許營求差假致妨公務

侍直

一議史臣侍直謹按朝儀定式凡遇 常朝記事官居文

武第一班之後近上便于觀聽即古螭頭載筆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 召見臣下儀以修撰編修充侍班官即古隨使入直紀事之意今宜遵照 祖制除 陞殿側用史官侍班外凡 常朝 御皇極門即輪該日記注 起居并史官共四員列于東班各科給事中之上 午朝 御會極門列于 御座西稍南專一記注言動凡 郊祀耕耤 幸學 大閱諸典禮亦令侍班隨從紀錄至于不時 宣召及大臣 秘殿獨對者恐有機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對大臣自紀 聖諭及奏對始末封送史館並次其 經筵 日講則講官即記注 起居亦不必另

用侍班。

一議纂輯章奏照得時政所關全在各衙門章奏今除內閣題稿并所藏　聖諭詔勅等項該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外其各衙門章奏該科奉有　旨意發抄到部即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至于欽天監天文祥異太常寺祭祀月報各令按月開報其抄本不必如題奏樣帖格式但用常行白紙密行楷書不論本數多寡併作一封送入

一議紀錄體例照得今次紀錄係以備異日之考求俟後人之刪述所貴詳核不尚文詞宜定著體式凡有　宣諭直書　天語　聖諭詔勅等項備錄本文若諸司奏報悉

應事體。除瑣屑無用，文義難通者，稍加刪削潤色外，其餘
事有關係，不妨盡載原本語涉文移，不必改易他字。至于
事由顛末，日月先後，務使明白，無致混淆。其間事蹟可垂
勸戒者，但據事直書，美惡自見，不得別以己意，及輕信傳
聞，妄為褒貶。

一議開設館局，照得東西十館，原爲史臣編校之所，密邇
朝堂，纂述爲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
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除典守謄錄人後，隨同供
事外，一應閒雜人等，不許擅入，其合用紙劄筆墨酒飯等
項，俱照纂修例給。

藏庋

一議收藏處所照得 國史古稱爲金匱石室之書蓋欲收藏謹嚴流傳永久今宜稍倣此意另置一小櫃藏置一大櫃俱安放東閣左右房內每月史官編完草稿裝爲七冊一冊爲起居六冊爲六曹事蹟仍于冊面各記年月史官姓名送內閣驗訖卽投入小櫃用文淵閣印封鎖歲終內閣同各史官開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鎖如前永不開視

謄錄

一議謄錄掌管照得史館紀錄所用謄錄與守官吏見今纂修 實錄卽可通融選用合將各館謄錄官選取勤謹善書者二員專錄秘密文字行吏部選撥善書貼寫辦事

吏十二名專爲各衙門章牘採當該吏四名專管文冊及
朝夕啓閉館門常行供事滿月各照常送部採補不給
恩典
一議補修記注伏睹　聖明踐祚之始即　召見輔臣于
平臺二年之春　召見計吏廉能卓異者　而賜獎諭通
者以吏兵二部奏除文武職官又　親臨銓選皆古帝王
之盛節三年之間　鴻猷善政不可殫數茲者曠典修復
亦合將二年以前事蹟追書謹錄用傳萬世擬令各官除
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將二年以前　起居初政亦照月分
書以次纂錄其　詔勅等項內閣查付各衙門章奏行六

科照月類抄一冊送內閣轉發奉
聖旨都依擬行
武清伯李偉請價自造墳塋工部尚書郭朝賓援　世宗朝
章聖皇太后母家玉田伯蔣輪乞恩造墳事例題擬折銀
二萬兩
上嫌其薄下部覆議閣臣張居正等疏略曰臣等犬馬微
情敢不仰體
皇上孝事
聖母篤厚外家之心從優議處但思孝在無違而必事之
以禮恩雖無窮而必裁之以義貴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

請督學

知節、富而循禮、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踰涯
之請、非所以自保也、
五月輔臣張居正請　勅吏部、凡所在督學使者、非方正
博聞之士、宜勿遣、督學使者所使修起教化、毋得日坐都
城中、虛談買譽、計日待轉、使人得干以私、宜以時遍歷所
部郡邑、所至興廉舉孝、課察學官博士弟子、每三年、四方
郡國既大舉士、即令主爵御史大夫、察衆其能否、御史中
丞部使者、又非時得以論刻其事、其能明亦論下、綱紀人
倫、不涉流俗者、亦進其官、其或有群聚徒黨、虛論高議、若受
事請謁、反以奕棋賭奢導人者、黜罷之、博士弟子、務崇孝

爲庶謹敎本尚官毋得馳騖異端游大人成名其有議時
好訐不務成事市語道詭敗行稱亂者令有司論如法
上從報可
輔臣張居正論邊事疏曰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
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餉急于
星火至于上屋　聖慮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
時臣等已即　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
寛　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訪得久已解散
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于宣府密探兩虜青把都動
靜則本酋之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虛謊

深中肯綮

實之言。絕無影響。數月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一訛傳之詞。遂張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己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于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我。使我驚惶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則犯不知彼己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于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

部以居中調度爲職尤貴審察機宜況謀果斷乃能折衝
樽俎坐而制勝今一閱奏報逐附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
一語徒使　君父日焦勞于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
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　特諭該部詰以
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蔚遼之間近日既
爲虛聲所動征調疲困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
一儆戒之也以上俱文忠集奏記

九月北京重建貢院成工始于二年三月計費三十六萬
有奇費以五萬金閎麗爽塏遠踰舊制不啻三倍
首輔張江陵有記

十月以翰林院編修沈一貫充日講官時

上重儒臣賜予優渥與大僚均禮嘗親灑宸翰賜輔臣及

六卿與講幄臣賜一貫龍箋弋曰責難陳善（堂之日其且大）錄

十一月首輔張居正進郊禮圖考疏曰茲者恭遇

皇上肇舉郊禮大典臣等謹輯郊禮新舊圖考進

呈睿覽舊禮者太祖高皇帝所定也新禮者世宗

皇帝所定也按天地之祭自周以來或分或合其說不

一然大率合祭者爲多國朝自洪武以後一向合祭嘉

靖年間始建分祭之制然議者咸以合祀爲便顧茲重典

今且未敢輕議謹輯爲禮書二冊首敘分合沿革之由次

共壇壝陳設規制圖，次列儀注樂章等項，而以臣等淺陋之見，略述其概，竊附于後，以備　聖明他日裁擇，且以仰贊　明禋之萬一。臣等又惟國之大事在祀，祀之大者曰郊，茲者

皇上親　郊之始，正百辟具瞻之初，況　郊壇高曠，霜露凝寒，登降周旋，禮文繁縟，必須寅虔誠悃，乃可孚格于重玄，必須收斂精神，乃能成全乎　大禮，肆　聖敬乾誠，昭格有素，然茲當行禮之期，凡　起居飲膳，念慮動止之間，尤宜倍加謹慎，務期積誠致潔，真如　上帝之降臨左右，可也。

郊禮新舊考附

國初建　圜丘于鍾山之陽以冬至祀　天建　方澤于
鍾山之陰以夏至祀　地洪武二年始奉　仁祖淳皇帝
西向配享十年春始定合祀之制時以　天地壇　大祀
殿未成暫于　奉天殿行禮至十二年正月乃合祀于
大祀殿仍奉　仁祖　配享命官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
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二十二年更奉　太祖高皇帝配
享永樂十八年北京　天地壇成每歲仍合祀如舊南京
壇有事則遣官祭告洪熙元年奉　太祖高皇帝　太宗
文皇帝同配享嘉靖九年初建　圜丘于　大祀殿之南

每歲冬至祀　天以大明夜明星辰雲雨風雷從祀建
方澤于安定門外每歲夏至祀　地以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陵寢諸山從祀俱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而罷　太
宗之配其　大祀殿則以孟春上辛日行　祈穀禮奉
太祖　太宗同配享十年又改以啟蟄日行　祈穀禮于
圜丘止奉　太祖一位配享十七年秋九月　詔舉明堂
大享禮于　大內之　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享
玄極寶殿即舊　欽安殿也是冬十一月上　皇天上帝
尊號十八年春行　祈穀禮于　玄極寶殿不奉配二十
四年拆　大祀殿改建　大享殿　命禮部歲用季秋奉

請卜吉行　大享殿禮隨又　命仍暫行于　玄極寶殿
隆慶元年　詔罷　祈穀　大享二祭復　玄極寶殿仍
名　欽安殿而　天地則分祀如　世宗所更定云臣等
謹按　國初　天地分祀至洪武十年　聖祖乃定爲合
祀之制每歲以正月上辛日行禮于南郊　大祀殿列
聖迭行百六十餘年至　世宗皇帝始按周禮古文復分
建　南北郊俱壇而不屋　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
行禮而二至之外復有孟春　祈穀季秋　大享歲凡四
郊焉隆慶改元　詔廷臣議郊祀之禮[illegible]詔罷
祈穀　大享復合祀　天地于南郊　先帝踐阼三年無

改之義獨以　祈穀　大享在　大內行禮不便從權宜
議罷之而分祀始仍其舊蓋亦有待云爾大禮因時制宜
本乎人情者也　高皇帝初制郊禮分祀者十年矣而竟
定于合祀者良以古今異宜適時為順故來以歲首人之
始也卜以春初時之和也歲惟一出事之節也為屋而祭
行之便也百六十餘年　列聖相承莫之或易者豈非以
其至當允協經久而可守乎今以冬至極寒而裸獻于霜
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于炎歊之中一歲之間六飛再
駕以時以義斯為戾矣且　成祖文皇帝再造宇宙功同
開創配享百餘年一朝而罷之于人情亦有大不安者故

世宗雖分圜方之祀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 太享之禮而歲時禋祀止于 内殿是斯禮之在當時已寖擬而曾行矣況後世乎原為謂宜遵 高皇帝之定制率循 列聖之攸行歲惟一舉合祀之禮而本 二祖並配斯于時義允協于人情為順顧 郊禋重典今且未敢輕議謹稽新舊規制禮儀而略述其概以俟 聖明從容裁斷焉。

是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簠乃市夷賞諜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剿得二十六級杲為以蟒掛紅甲投哈納脫走將投土蠻會撫順關買市夷急購杲乃走豪

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使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送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傳致獻俘。詔礫杲加台龍虎將軍秩厥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始杲以數寇罷市賞並名科勺來貢至是遂夷聚焉 勅十八道中科勺[illegible]狀也當是時王台所轄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感

丙子 萬曆四年

正月御史劉臺劾奏首輔張居正上疏乞休

上怒詔逮之廷杖劉臺居正復中救竟從寛貸

修三屯營城

二月總兵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

國初折大寧藩封界兀良哈為屬夷俾障輔畿郡未幾匪茹壓我 宣廟出喜峯貢路征之而尚引虜為梗故初設鎮守桃林口已而移于谷天順又移三屯營去喜峯二舍矣即忠義中衛三百戶屯地名三屯營在遷安縣東百二十里左山海右居庸而綰轂其中以要貢路示重舊城瀕海而隘甫有垝垣為截殺營即移鎮府所

芟也聞有閑隴偶無戰守且屯戍非土著則防禦空虛
以抗雖名重鎮虛亦甚矣遵化縣去此五十里忠義三
衛一所附之而此惟三百戶勢輕不足犄角鎮守麾下
段兵銜嚴拖撤即于衛非所以尊統馭慈禦侮也自庚
戌來虜寇 京國隆慶之元又入薊東重而鎮益重乃以
總兵總理之遷垣孔亟續營六年次第就緒內地安堵
二營閒閒日壯恐卒浙盜隨虜窺場鎮之衆訓練於
此所足以當戍者而之矣乃謀闢城于制撫兩臺會
上即位詔增飾邊城因得請巡江少司馬閔師條便宜
制令移忠義中衛于三屯城內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及

千戶經歷各一佩印赴之嶺軍春秋戍更而有營悉至遂置衛增營及繕建公署舊城益隘明年秋規外地而善其址三年撤南垣而拓南營以關之凡五百五十七丈高二丈五尺加五尺爲雉堞而廣半于高址廣四丈有餘門三南曰景忠東曰賓日西曰鞏京其譙甚麗而闊次之徂暑外完秋甃其裏上下有陴以爲之防次年春二月乃繕舊城凡六百一十六丈表裏高厚悉如樓臺下旁各闢便門周城水洞有二敵臺有九冢以牛馬墻列孔以備瞭覘東闢場以積芻藁從衛五十丈其北有聚星堂飾東號諸教西則閱武之場旁壘闢十丈長

二百丈以登之臺台故庫陋茲高敞爲諸將之廳事有五至如歸哭前爲軍營四百二十間凡制甚具約費公帑僅六千餘金宅皆操奇以佐之因復葺城內外營房八百餘若保河河南南兵稱重諸署及守備（出戚公繼蓬城記）

戚國才

於會典

五月重修大明會典

是書創于弘治十五年續修于正德四年司禮監刻印頒賜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　進呈未刊萬曆四年題准重修十五年　進呈禮部刊行其條例大約出洛陽餘姚之手（出小品）

輔臣進　皇祖御書聖諭御製御批凡二百四十有二

寓加租

寓改折

上御覽。出太宗集

七月時歲比不登，又多水旱，

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而郡國奉行不勤，督賦益急，閭閻愁嘆，盜賊竊發。詔責有司加意牧養，令生計議，俾百姓民有病餓，或歲大稔，若歲久賦重，度終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出太宗集

時太倉所儲足支八年，獨大帑無羨金，而民間運苦輸粟，移歲勤動，不得休暇，上下交病。閣臣請令今歲賜民糧折十分之三，實公帑，寬民力，真兩利之道。

上從之。出太宗集

馮司禮保之任都督馮邦寧時以貴倨使酒淩市人適遇江陵相班隸姚曠者勸之邦寧手毆姚曠曠即捽其衣帶同赴朝房白江陵江陵即致一帖與司禮云其侄之使酒失儀宜戒飭焉杖其侄四十奪帶職待罪一年方得與朝列（出太岳集）

江陵子慈修目擊此一事即士大夫之賢者猶不能無護短之意作於言色而馮公信公之深覺割愛以義斷之可謂兩難矣（出太岳行述）

丁丑萬曆五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張四維詹事府詹事兼侍講學士申時行充主試官取馮夢禎等三百五十名

三月廷試賜進士沈懋學張嗣修曾朝節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蘇濬楊起元馮琦俱以文行名世庶吉士二十八人以掌詹汪鏜少詹王錫爵教習之

命考試就教舉人舊例就教舉人署府州縣學訓導之職仍准下科會試一次三年之後考其年力精壯通達民事者陞有司正官次則量轉學正教諭以次漸陞有司以其未經閱學作養。故資以廩給以進學習事。爲將來用之之

地近年浸失此意不能驟復初制江陵議以所考上中卷兩項內畧示釐正擬以上卷授州學正中卷前半授縣學教諭後半俱授以府州縣各人才衆多所在儒學訓導仍准會試一次三年之後陞正官今次查有見缺盡與除授如員缺不敷着令在部聽候陸續選除毋令盡掣回籍以安政體餘照例施行

五月 詔修慈慶 慈寧宮首輔張居正上言 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足以娛

聖母萬壽不宜時詘舉贏令群臣嘖有煩言

上入告

聖母得罷之
御史陳王道請易試院皆舍以木京師試院改舊禮部為
之乃正統年間事南京試院乃錦衣衛指揮紀綱沒官舊
房地下時有甲馬聲景泰五年府尹馬諒 奏請改之以
前皆于武學借用搭蓋苫舍然試院雖改其中搭蓋如故
至是始易以木然不如今之磚舍更為完固可免火災
六月嶺西羅旁平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距纔
江急峽飛巖斷壑不知其幾百里諸猺盤穴其中自開闢
以來未有闖其藩者 國初鄧中國用剿業兵甫能定之
其後馬恭襄葉文莊韓襄毅雖彈壓其間亦不能蕩平張

蓮吳平事無論已至　世宗朝諸猺召陽春山民耕而與
浪賊黃德祥等四千餘人雄據兩山轉相寇掠蔓延　三
朝不可撲滅前督撫殷石汀既討平惠潮上疏言賊當誅
一時議者多據繫合之見會石汀入為大司農首輔張江
陵推轂大司馬淩雲翼爲　賜璽書屬淩去審定計畫討
賊許留歲入緡錢十一萬爲功瀕行江陵謂淩曰羅旁之
長不及馬腹即今五指非三八寨諸猺雖乘間竊發然要
當審所緩急耳淩既至乃部署十道師號三十萬八道並
進克木夷山推破諸岩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
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郡縣捷聞

請定大婚吉期

上賜齎有差
首輔張居正奏請
聖母裁定　大婚吉期疏曰臣等見欽天監題稱
皇上大婚禮擇于十二月大利然未定有年分臣等恭照
祖宗列聖婚期多在十六歲出幼之年　英宗皇帝九歲
登極正統七年正月成婚　武宗皇帝十五歲登極正德
元年八月成婚　世宗皇帝亦十五歲登極嘉靖元年九
月成婚皆在十六之年今
皇上聖齡方在十五　中宮亦止十四歲若待來年十二
月則過選婚之期一年有餘于事體未便若即用今年十

二月則又太早矣該監又稱一年之間止利十二月餘月皆有礙臣等竊惟帝王之禮與士庶人不同凡時日禁忌皆民間俗尚然亦有不盡然者臣素性愚昧不信陰陽選擇之說凡有舉動只據事理之當爲時勢之可爲者即爲之未嘗拘泥時日牽合趨避然亦往往以蒙天幸動獲吉利況

皇上爲　天地百神之主一舉一動皆將奉職而受事焉又豈陰陽小術可得而拘禁耶仰惟

兩宮聖母旣已愼選賢淑作配　聖躬臣等亦豈不欲及早贊成嘉禮以爲萬年嗣續之計以慰[illegible]傒望之心但

知該監所言實未穩便適聞
聖母慈意亦欲候明年二三月萬物發生之時舉行　大
禮仰惟
聖母睿見極其允當考之古禮皆以仲春會男女順天之
時見于鳳人今若定以春時則既有合于天地交泰萬物
化醇之意且當
皇上聖齡十六又適遇乎累朝　列聖之規不遲不早最
為協中夫婚姻大事人道所重然必待父母之命然議之
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也今此　大禮亦惟取裁于
聖母之一言耳仰煩　睿思再加斟酌定以明歲或取三

月春煖之時。或用四月清和之候。諭下臣等傳示各衙
門遵行。次日
上批欽天監本。朕奉
聖母慈諭。着于明年三月內擇吉行禮。
世宗肅皇帝實錄成。命閣臣撰勅。加恩纂修總裁等
官。
上奉
聖母慈旨遣。諭閣臣以今歲大喪。暫免行刑。張居正覆
奏曰。臣等仰惟
聖母慈悲不殺之仁。

皇上將順好生之美敢不仰承以廣　德意但查我　祖
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
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
斷者至嘉靖末年　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停免不
決之令或間從　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
之弊非我　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
行雨露雪霜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
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
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云天命有德五
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舉有德而不用釋有

罪而不誅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母父母者有殴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鬬殴逞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絶滅天理傷敗彝倫仁人之所痛惡殺戮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犯至于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民之常道將至于

洪大而懷亂必須速依文正所作之法刑之而無赦夫文王武民如何所稱仁聖之主而于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者良以為惡之人彼自蹈于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聖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者憤于幽冥之中明王聖主不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為妖沴氛祲之變下或招致内荒疫癘之災則其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恐于有罪之兇惡而反恐于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況此等之人歷經法司詳審九卿

大臣廷訊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耳然與其瘐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以懲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滿囹圄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于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道不可逆　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于浮屠之說毋流于姑息之愛奏上

聖母仍將各犯照常行刑以順天道若　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大年例容臣等揀其情罪元惡者請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俟明年　大婚吉典告成然後[illegible]免一年則

春生秋殺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
上允仍命照例行刑。
九月首輔張居正父訃音至
帝手諭宣慰仍遣官賜賻銀五百兩紵絲十表裏新鈔一萬貫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砂香二十斤燭一百對麻布五十疋
兩宮太后亦賜賻儀與
帝同各上表謝 恩
禮部題請居正父卹典奉
聖旨與葬祭加祭五壇

張居正乞恩守制不允

帝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居正子嗣修馳驛歸營葬事完日即迎母來京侍養

居正上疏乞暫遵　諭旨辭俸守制預　允歸葬從之

十月朔彗星見斗牛間其尾指婺女長數十丈

天官書曰斗丞相之位彗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兵起天下受怨

大內火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

復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

江陵丁憂奪情吉服供事編修吳中行上疏奏爲因變陳言竭愚求明大義以植綱常以隆治安事頃者天象示異星變非常　聖心兢惕復戒諭大小臣工修省共圖消弭臣愚以草芥微賤荷蒙　皇上作養洪恩思效涓埃之報靡由也且政事所當興革有官守者能糾之臣竊所當刺舉有言責者能言之非臣所宜與亦非臣所敢及也第即今日之大者要者爲　皇上陳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言天而必言民者蓋天人相通感召有自凡事必質諸人心而安始揆諸天意而順天意順然後天變可消也元輔張居正乞歸守

制至再至三情辭俱窮矣而 皇上眷倚則殷慰勉特至此豈惟明良相與稱 帝王之盛節而已哉仰惟 皇上以受遺顧命之臣而委心以任之大孝也爲 社稷生靈以留之至仁也仰 帝王念茲釋茲之盛心奚尚焉且事有輕有重重于國則輕于家人臣匪躬之義也財有常有變通其變勿泥其常聖人達節之權也今 皇上之意豈不責之以義而欲其通之以權哉然而是舉也萬古之綱常所繫四方之觀聽攸關正宜深籌長顧必思所以處之當而求其安者臣聞之君之使臣也以禮人之愛人也以德謂之禮非特拔選之文也必以

可以當矣

心相體焉謂之德非徒眷戀之私也必以道相成焉元輔夙夜在公勤勞歲久計父子相別十九年矣則子之由壯至强由强至艾與其父之從衰得白從白得老音容相暌彼此未覩而今長逝于數千里之外遂成永訣乃又不得匍匐苫塊一凴棺臨穴其情有弗堪者臣連日見其衰絰之容擗踊之狀若以不得去爲悲哀者人皆爲之酸楚而 皇上必欲其進心抑情銜哀茹痛于廟廊之上且責之以訏謨決策謂元熙裁焉或者非其情也臣聞之禮義由賢者出 皇上之特眷元輔者不以其賢乎城中之共仰元輔者又不以其賢乎賢者禮

義之宗也。夫位當天下之重任，則身繫海內之具瞻，必正己而後可以正百官，而後可以正萬民，此其理有必然者。今 皇上之所以必留，與元輔之所以不容不留者，其微權深意，非圓神通方者未可告語，彼退輒逃避之夫，拘曲守常之士，人人然也，或因其不去之迹，而歸以不避之疑，安能家喻戶曉而使之無異議乎？夫輿情未愜，革而無庸，而 皇上尚欲其敷化演政，端範務風下海寓之間，且責人之趨令遵教，用彰下式焉，或者非其理也。元輔之為賢輔也，其自信而對揚之言，惟曰聖賢道理， 祖宗法度，此二言終身守之，勿之有違

爲其孝子短喪孔子曰予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乎王子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然則終喪者正聖賢之訓也而身自違之必其所不忍也 國家令甲丁憂守制二十七箇月爲滿雖庸人小吏匪喪有律惟武弁戎行則墨衰從事而未嘗以介冑之士處輔弼之臣即有往例可稽亦三年未終而非一日不去之謂也且當時諍之後世議之乃內閣二輔臣首題之疏方以請留遂以例請亦謬矣至臺省諸諫官乞留之疏實爲贅辭尤駢成憲抑又謬矣然則奪情者正非 祖宗之法也而身自蹈之必其所不敢也以其所不忍所不敢而委

婉迂遲不得已爲辭俸之請又不得已俟　大婚之期臣務有以諒其心焉君之于臣死生進退惟其命而無所逃也夫　皇上無俞允之命而屢賫不止則尤有所大不敢者禮意隆渥札諭諄懇相須甚殷誠千載一遇也夫　皇上有殊絕之恩而求去必速則尤有所大不忍者然則所望以卿其私情全其大節者亦惟在　皇上曲體而俯容之耳況卿一時之情止所以安其心而責效于他日全一人之節止所以端其身而錫極于兆民則　皇上勉留之者固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而臣則謂　皇上宜俯容之者亦所以爲　社稷爲生靈也

皇上誠虛懷親賢以講學問理日　召見大臣咨訪習閑
家事不以情欲漸開而御心生不以癖鬧倦寧而後心
生怠荒是以朝夕惟勤將見　聖德日盛世道將維是
元輔所深望者　皇上能終慰之雖去猶不去也於是
仍虛位以待則計日可還若有大政事大謀議或質封
上　奏或遣使就咨不然則容其給假營葬竣事趨
朝暫往還來以副　倚注斯　君恩親益厚孝臣忠一
舉兼得萬世有辭矣彝倫攸敘風化大行則人心安天
意順或亦弭災消變之道也臣之進也元輔之所舉也
有師弟子之分長臣以為苟有千慮一得之愚所當吐

露而復以全軀保妻子之念奪之非事君不欺之忠亦
非事師無隱之義也臣豈不知臣之言上逆　聖意必
觸　天威又豈不知臣之官典在筆札何為隱默亦匪
家膺願不優游清華而敢于干犯　雷霆哉然照示非
垂勸戒亦史臣之職也與其記述于前罔以彰穢示懲
孰若披陳于　君父之前求今日無過來俾後世無遺
議也伏惟　皇上寬斧鉞之誅賜芻蕘之言而垂神俯
納焉元輔幸甚愚臣幸甚至明門檢討趙用賢又上疏
奏為采要陳言以維人紀以定國是以隆　聖治事臣
聞天人相與之際微矣故人君欲求天心之格必求諸

人心之変何也天不外乎理而已矣人心之所安即天
理之所在故人君舉事一當於人心則天出之以降康
一不當於人心則天出之以示沴其機甚微而實有捷
於桴鼓者是不可不慎也頃自天文示異彗出西南大
内火警變徵屢出 皇上旣惕不遑下 勅臣工同加
省懼一時言事者籍籍或以刺察大臣或以修飭庶務
固犁然具矣然臣猶以為詳於小而未覩其大者也臣
請不避斧鉞之誅為 陛下一正言之臣聞賤臣叩心
而飛霜庶女告天而風振夫以一人一事之微而猶足
感動天變如此況事在 君相之交而道屬倫理之重

者乎頃者輔臣張居正以父憂請制疏至再三而　陛
下留之至再四臣每讀其疏輸誠寫哀情淚竭盡無可
復吐未嘗不爲之欷歔飲泣而獨不能以少回　陛下
之聽　陛下固以輔臣受　先皇付託之寄繫社稷安
危之機有不可一日而失所倚者是至公之心也輔臣
至以寢苫處塊銜哀茹痛而不能勉承於　陛下勤懇
之命者亦至公之心也然臣以爲喪必三年自周公孔
子以來未之有改世儒之所講說民俗之所習安千百
年以來亦未之有改是非小節常禮之云也自後世乃
有以金革之事起其臣于衰絰之中此特權一時緩急

而有不得曲顧其臣之私者非先王之法也臣自數月以來見輔臣哀毀柴立形神摧傲有識者咸傷嗟之臣私竊計輔臣之心欲更有所請則拂 陛下挽留之意欲遂聽 陛下之留而不一往則父子乖離之久有抱恨於終天而不容頃刻安者夫輔臣能以 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而 陛下不能使其父子之情少盡于一日臣不知 陛下何忍于此也臣竊得楊溥李賢在先朝時亦嘗起復然溥先以省母還家賢亦以回籍奉旨奪情固未有不出都門而可謂之起復者也且陛下所以不允輔臣之請者豈非謂 朝廷政令賴以

參決四海人心賴以觀法乎今輔臣方負沉痛其精神之恍忽思慮之迫切必有不能如曩日之周且悉而四海之逖聽風聲者又且以拘曲尋常之見疑之亦何以如曩日之敬信而承服是輔臣之勛望積之以數年而陛下願收之於一日臣又不知 陛下何忍而爲此也臣以爲輔臣之抱痛抑鬱而不得伸是爲干天和動星象之大者莫甚于此矣 陛下若重惜輔臣不使之憂傷毀性則宜聽其所請暫還守制俾盡不得已請如先朝故事特 勑禮官一員護送就道仍爲責限赴闕不得延挨如是則其父子音容之乖隔于十九年

者庶幾洩其漸于感悟之一機輔臣之心既可以少安
天下之人心亦可以無疑而　陛下所以處輔臣若臣
父子之間者庶幾倘道而無遺議矣然臣因是而感夫
士氣之日靡國是之不明也夫國家之設有參議所以
為執法之司而任繩糾之寄者也阿非詡其阿意順旨
而務迎逢合之為已也今輔臣之說　皇上主之亦既
有成命矣焉用是嘵嘵者哉臣竊意其始之遲迴而不
言是猶以經常之見冀　陛下之曲體乎輔臣而其既
且言之而不置者不過逐影附聲以希寵要榮之念而
幸　陛下之一俞其請而已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

而倡異論皆斯言之啓矣故今將臣之所可自解者獨幸輔臣名行不至于大壞耳脫不幸異日有不肖者乘勢而竊位焉亦將循故事而爲此附和黨臣誠不知其可也臣以爲人君之所以植國是之所以定者固不特一時治安之計而實萬世治安之計也 陛下不可不垂睿于此矣且 陛下信輔臣之深而留之篤豈非以在廷諸臣未有稱 陛下之任使如輔臣者乎然堯舜不聞以五臣之外職而替其知人之哲文武不聞以十亂之所司而隳其求賢之心亦顧 陛下擇而用之何如耳 陛下誠于朝講之暇悉心體察自內閣講讀以

至部院大臣、非時召對者之行以驗其心術之[illegible]
之事以稽其才猷之通塞使人人得以所長自見當亦
有如輔臣者雖出于其間以稱　陛下之任使如是則
輔臣即去猶之其留　陛下不至以孤注亂輔臣而輔
臣因是以獲推賢讓能之無顧不愈于以受勞萃輔臣
之一身使其乖父子之性而傷天地之和也哉臣愚昧
莫測于天人之際竊以為當人心而合天心者其事莫
大于此敢昧死為　皇上陳之惟　聖明采納焉臣不
勝隕越戰慄之至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
皆言其忘親貪位江陵大怒時大宗伯馬公自強曲爲

解江陵跪而以一手撚鬚曰公饒我公饒我掌院王學
士錫爵徑造袁次爲之求解江陵曰 聖怒不可測學
士曰郎 聖怒亦爲老先生而怒語未訖江陵屈膝于
地舉手索刀作刎頸狀曰爾殺我爾殺我學士大驚趨
出十月二十一日四人同時受杖中行用賢即日舁出
國門人不敢候視許文穆方以庶子充日講鐫玉杯一
曰斑斑者何卞生淚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
器以贈中行鐫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
心寧辭碎首黃流在中爲君子壽以贈用賢德思孝復
加鍊鐐且禁獄遲三日始命解發戍所吏辛楚時鄉元

摽觀政刑部。憤甚。亂四人杖畢而蹴上。越二日。受其謫戍貴州都勻衛。時申文定爲掌部侍郎。護持甚至。小
任袁萃曰。國家自開創已來。大臣多奪情起復。詎不知怪。得羅一峰一疏。振已渝之名教。覺久昧之良心。此
大有關係文字。且只以綱常二字爲主。而反覆發明之。親切確當。若鄒南皋疏。則入江陵他事。而大意亦與一
峰同。係出處
戶科給事中李淶疏言。大婚吉禮。首輔張居正有服制。不宜與執事。請乞改。命不允。
是年會元馮夢禎。以庶吉士告歸。既滿。入京。時浙中庶

常凡四人沈自邠陸可教楊德政皆已留館故事一省未有盡留者馮當補別衙其座師蒲州泉閣學欲盡要之蓋張方恣雖其子居二甲馮遇之初無加禮張怒言于父曰彼恃曾元決留館故爾因盡留三人將以抑馮并示諸詞臣意指也蒲州計無所出命馮且駐郊外俟江陵有家慶過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狀江陵慍問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頞曰為馮子館事江陵攜之曰是曾元還他編修蒲州悦飲盡懽方出次日入朝補館職此與于文定公筆塵所述陸平泉留館亦藉座主張龍湖頗相似要之分宜雖貪江陵雖倨決不令會

元既入館復爲他官彼視一編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
松楼之說亦未必真渠職孔儘大希罕窮措大一絲能
湖貝銀幣之說尤贅林既留安川此此不用于先而今
乃作謝儀耶此小品

戊寅萬曆六年

納采大婚

正月禮官請兩　大婚　詔首輔張居正充納采問名使

聖母慈聖皇太后諭

慈諭

帝曰爾今將成我當還本宮凡爾動靜食息俱不得如前時聞見訓教爾此愛思爾一身係　天地神人之主所係非輕爾務要萬分謹慎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諫勸不可溺愛褻暱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箇便可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爾欽承之勿違

遼東大捷

上方行嘉禮遼東大捷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奏至欽錄有功先是黃台吉擁勁兵蒼家奴柴㢥委會王台王台湍[illegible]

以來文黃台吉言、一時言称謂王台陰陽不可知　朝廷
令遼將仍善遇王台、萬曆二年王台生致王杲獻　闕下
斬馘一千有奇、繼戰平虜、獲級二百、至是復犯遼河勞小
我兵出邊二百餘里、追斬四百三十五級、

行冠禮

上行冠禮、賜輔臣張居正呂調陽張四維、及講官申時行
正字馬繼文等銀幣各有差、
三月　大婚禮成、上

上尊號

兩宮聖母徽號　仁聖皇太后加懿安、　慈聖皇太后加
昭文
張居正請假歸葬、允之、

江陵歸葬甫畢荆中兩道請閣採進士服上坐用總督軍門禮花紅賞賚累賜千金

二司自謁吏部都察院庭參有跪至側房私第及驛傳遞送則惟長揖而已閣臣雖尊貴無跪禮江陵之奔喪所經省分二司皆出數百里外以迓然跪者十之六七督還朝則先遣牌謂本閣部所經由二司相見俱遵照見部禮于是遂無不屈膝者矣

馬自強進爲文淵閣大學士申時行進爲東閣大學士

遼東報捷斬馘四百七十有奇總兵李成梁副總兵曹承晉副使翟繡裳總督梁夢龍巡撫周詠本兵尚書方逢時

侍郎曾省吾、部光先、輔臣呂調陽、張四維、馬自强、申時行、

陞賞有差

五月張居正來　旨還　朝　召見于文華殿西室、

上問沿途經見稼穡何如。民生何如。邊事何如。居正具對

甚悉

上大悅　賜休沐十日、

十二月前少師高拱卒　命復其官予祭葬、

宗藩事例、宗藩要例書成、　頒示諸侯王先是　肅皇帝

時公族繁盛、　國用困竭以故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

意抑損甚或自相乖亂、不可訓、閣臣張居正張四維申時

行等念諸侯王皆骨肉至親而令至是不足以稱 天子親親至意乃略舉事例未妥者十一事上言請 勅禮官集群臣議著爲憲令昭示諸侯王令大宗伯潘晟所定宗藩事例徐公所定宗藩要例諸侯王既感泣從說 上而薄厚親踈有體又不至重困民財足稱不刊矣

附閣臣跋曰竊惟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

樂戶

者推原其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抵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悖，或行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大苛，乖倒之太甚者也，又如親王故絕，既許為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侄，方

襲封 房屋 墳價 襲 婚 糧

許請襲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侄而繼封者此擬議不定亦非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與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別宜視親疏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概停給此親無隆殺亦非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崇親藩乃身後墳價悉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非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親失倫亦非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

故絕　擅婚子女　[illegible]　[illegible]

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
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
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 府而至數
百位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整革無序，亦事
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
不同，凡所印亦當分別區處，今乃槩從繳查，此混施無別，
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化生，俾生子女，冒請名
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查，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
流官犯奸，奏討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衛充
軍，選婚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諸如此類，

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褻法所以防奸二

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

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昭示將來則必考求 國

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

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範世

不刊之典今觀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

事理不順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

不敢以臆見擅爲更定合無 勅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

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宗藩者悉

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

爲定令。然後關送臣等纂入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出太岳奏議

少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呂調陽致仕、

行戌

己卯萬曆七年

二月、河工成先是淮安故有水患、然所及僅一二縣、至嘉靖中、河決崔鎮、呂泗沖、龍窩周營等處、往往奪淮流入海、淮勢不敵、則或決高家堰、或決黃浦、或決入淺、淮揚諸郡悉為巨浸、河高出民屋上、收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算、又其從小河口、白洋河、挾永堌諸水、越歸仁集、直逼泗州、則其患不獨在民、且憂在　陵寢矣、異日者、潘臣請開草灣、夫水以海為壑、開草灣誠是矣、然金城等處、不足以分殺水怒、以數千里巨浸、而獨令雲梯關當水衝、此勢所不得為者也、

當是時、有請濬海者、有請開膠萊河者、有請開泇河者、有請開衡河者、有謂新集故道當棄者、有謂朱家口等處決口當勿塞者、有請塞范堤者、有請開新興場、牛圂浦、導射陽諸水入海者、紛紛藉藉、迄無定論、大要以為　天子日有事河、而河且不可為矣、

上一日以問輔臣張居正、申時行、因進言故河道都御史潘季馴可使、

上乃降　璽書、即其家拜御史大夫、使持節行治河、一切假以便宜、久任責成、出帑藏及留所折科漕粟八十餘萬金、不問出入、又令諸臣得條上所見、治其諸方命不及事

專者下詔獄鞫治之。于是當事者人人惴恐，走官舍河上，胼胝沾塗，日夜焦勞，甚踰年而告成事。為土堤若干，石堤若干，塞決口若干，建減水閘若干，計費不過五十餘萬，省羨金二十四萬，以歸水衡。今徐淮之間，延袤八百餘里，兩堤相望，蜿蜒綿亘，殆如常山夾峙，而河流其中。且黄河以歸仁堤勢不得南決，其勢既不能及陵寢。又高家堰既築，淮不能奔黄流，背畫趨清口，會黄河，由安東雲梯關入海。田廬皆已盡出，數十年棄地轉為耕桑，而河上萬艘得捷于轉輸入大司農矣。（出文忠行實）

督撫兼膺鎮南堅錯求通貢。堅錯者，即闖化王答賴判麻

也故號稱活佛以傳經說法戒淫殺為虜所尊禮稱輪迴
轉法功德世界佛大剌麻萬曆五年套酋切盡黃台吉約
俺答迎堅錯西海上欲長生水俺答所從部落數十萬人
從以奉堅錯教無淫殺者其教化可知矣

詔更定時享祝文時太常寺卿溫純等送閣手本開稱
太廟時享原設　九帝后冠服今祝文內稱　五廟　皇
祖考妣太皇太后　皇高祖考憲宗純皇帝　皇高祖妣
孝貞純皇后　皇曾伯祖考孝宗敬皇帝　皇曾伯祖妣
孝康敬皇后　皇曾祖考睿宗獻皇帝　皇曾祖妣慈孝
獻皇后　皇伯祖考武宗毅皇帝　皇伯祖妣孝靜毅皇

后、皇祖考世宗肅皇帝、皇祖妣孝潔肅皇后、皇考
穆宗莊皇帝、皇妣孝懿莊皇后、職等照得寢廟而下
既備列 六帝后、乃又加以五廟則不止十九矣今查
五廟內、實止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該祭、而祝文則
多稱 二廟于座位未合、似應改正其歲暮 大袷東壁
下設享、設壽春王以下共十五位神牌、按 帝系圖壽春
王于 太祖爲伯、霍丘以下七王爲兄、實應以下七王爲
侄、自 英宗以來相沿稱壽春及霍丘以下七王俱爲皇
高伯祖、實應以下七王爲皇曾伯祖、倫序既紊、且世次已
遠、不宜仍稱高曾伯祖、查親盡 帝后、止稱徽號、今諸王

似因改稱本爵廣予名義爲協閣臣張居正等奏議曰恭
照 時享之制止于 九廟 太祖 成祖百世不遷其
餘則以親序而 祧廟不與焉查得 先朝祝文弘治中
自 憲宗而上稱 入廟太皇太后嘉靖初自 孝宗而
上稱 六廟皇祖考妣太皇太后至 孝烈皇后升祔
仁宗奉祧始稱 五廟隆慶年間因而不改益其時 世
宗新升之主即 孝烈舊祔之位世數猶未當也至我
皇上嗣統則世次異矣乃 時享祝文自 皇高祖憲宗
皇帝至 皇考穆宗皇帝已備 六廟之數而 太祖
成祖 英宗三廟猶仍 五廟之稱揆之世數名義委屬

未妥臣等竊惟孝莫大于尊祖禮莫嚴于假　廟嘗
皇上躬親對越之頃正　祖宗神靈陟降之時　帝后尊
稱不宜徑從簡略　廟祫世次尤當序列分明合無比照
歲暮　大祫禮將　時享祝文通列　九廟帝后聖號以
致如在之誠不必更稱　五廟字樣其　大祫配享壽春
等王親屬已遠稱謂未妥宜將諸王神牌俱止稱本爵其
皇高伯祖等稱盡行裁去庶得情禮之當合候　命下容
臣等另撰祝文進呈　御覽緊下該寺并壽春等王神牌
一體遵照改正　從之
三月戶部進　御覽揭帖云伏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

十五萬乃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此不可不知也于是閣臣陶言王制量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況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撙節則其用自足願

皇上以主計所上疏張便坐時賜省覽

四月詔停鑄時

上方以賞賚缺資命主計鑄大錢進用京師小民多積嘉靖錢訛言止行萬曆新錢不行舊錢人情擾以爲不

便且取外府之儲以充內庫失舊制矣閣臣力請停罷
上命罷之
工部都給事中王道成等奏言蘇松大水民拯死不暇請
酌減織造段疋
聖諭云東南地方既有災傷造段疋等項准減半織造其
支費銀兩着戶工二部措處毋得加派小民
首輔張居正請務積遺以安民生疏曰竊聞致理之要惟
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邇年以來仰荷
聖慈軫念元元加意周卹查驛傳減徭編省冗員懲貪墨
頃又特下明詔清丈田糧查覈冒免海內忻忻如獲更

生矣然尚有一事爲民病者帶徵錢糧是也所謂帶徵者將累年拖欠搭配分數與同見年錢糧一併催徵也夫百姓財力有限即年歲豐收一年之所入僅足以供當年之數不幸遇荒歉之歲父母凍餓妻子流離見年錢糧尚不能辦豈復有餘力完累歲之積逋哉有司規避罪責往往將見年所徵那作帶徵之數名爲完舊欠實則減新收也今歲之所減即爲明年之拖欠見在之所欠又是將來之帶徵如此連年誅求無已杼軸空而民不堪命矣況頭緒繁多年分混雜徵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輸未知結新舊之課里胥指交納以欺瞞適足增谿壑之欲

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獵取侵漁者亦往往有之夫與其敲朴窮民浚其膏血以寔奸貪之壑孰若施曠蕩之恩蠲與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戶部自隆慶元年起至萬曆七年止各省直未完帶徵錢糧一百餘萬兵工二部馬價料價等項不與焉而蘇松兩府拖欠至七十餘萬蓋以彼處稅粮原重故逋負獨多其間固有豪右奸猾恃頑不納者然窮民小戶力不能辦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獨當之昨該應天巡撫孫光祐具奏請蠲戶部以干係 國計未敢擅便議覆臣等竊謂布德施惠當出自 朝廷若令地

方官請而得之則恩歸于下怨歸于上矣臣等愚見合無
特諭戶部會同兵工二部查萬曆七年以前節年逋負幾
何除金花銀兩係供　御用例不議免外其餘悉行蠲免
止將見年正供之數責令盡數完納有仍前拖欠者將管
糧官員比舊例倍加降罰夫以當年之所入完當年之所
供在百姓易于辦納在有司易于催徵閭閻免誅求之煩
貪吏省侵漁之弊是官民兩利也況今考成法行公私積
貯頗有贏餘即蠲此積逋于　國賦初無所損而令膏澤
洽乎黎庶頌聲溢于寰宇民心固結邦本輯寧久安長治
之道計無便于此者　奏

聖諭朕聞各處帶徵未完錢糧若累小民者戶部查節年所欠幾何即今應否悉行蠲免止將見年正供之數勒限完納還會同兵工二部一併議處來說

六月治河運同費清卒贈部有加清上饒人起吏員清勤積官嘉興同知加四品服俸築海塘有功後以運同治高寶河堤積勞死于寶應之寧國寺至不能殮生時伉直與人言必自稱名至今嘉興人猶能言之

清在寶應築土石二堤支河工銀四萬餘兩錙銖靡奚上下皆不得欺媢嫉之甚時已積勞得嘔血病水次謁所司令人容促其板墜下救起死矣尋復甦扶入城凡

二日氣絕鰲萬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僅五十八奏聞有良工若心難以名言之張管理海塘採石湖州朱月溪親受役見清徒步出入慰勞夫匠備極勤苦運石甲首自危酒勞之無絲毫他費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遂爲盜事發逮捕獨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後聞變致祭哭三日初不知何許人嘉興題名記亦不載蓋惡而削去之也後江右一士子談及始知爲上饒人今其子孫不知何如出小品

琉球一差最爲煩費嘉靖間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萬曆初年

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之奉使也以丙子歲九月出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艦造作交移來往非經年不能成慌木尤艱丁丑歲造成復破一造費可九千金官吏從人廩餼不與焉及到國日有供億有問安月有筵宴隨從四五百人淹留五六月粮食犒賞不可勝計故吾學編有彼國遣陪臣齎咨省城領封之說。出小品

是年王元堂數掠新奠永奠寬奠諸堡焚虜數十輩夷酋佟馬兒章金等三百餘人不入市牧馬松子嶺辭言各堡本住牧故境不與貢者候秋深業落馳塞也亡何以五十騎從林剛谷入我師追逐獲二級叠先是七月開市寬奠

參將徐國輔弟國臣及蒼頭軍劉佐等、減價强買參、毀市夷幾變、以故諸夷忿欲修郤、巡撫都御史周詠等、請按國輔如法、傳諭兀堂、戢諸部、然是後諸夷絕跡關市、兀堂與豪酋趙鎖羅骨、亦妄覬貢路、有違言、譸張遂塞矣、

庚辰萬曆八年

二月，會試，以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學士申時行、掌詹事禮部侍郎余有丁，充主試官，取蕭良有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張懋修、蕭良有、王庭譔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品位最著者，李汝華、黃克纘、張鴻嶡、衛一鳳、劉元霖、許弘綱、楊鎬，並尚書，而顧憲成、魏允中、柯挺、饒姜士昌、蕭良有，以文名。

首輔張居正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一百石，進前所與錦衣正千戶世指揮僉事。居正辭太傅，從之。

行耕耤田禮

首輔張居正乞休不允

設專官纂修會典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余有丁暫解部事以本官仍管詹事府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許國協管府事俱充副總裁各暫停常務專在史館遵照　勅諭事理將新舊原本細加考究另具稿送閣中删潤

十一月　詔度民田先是　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歲久僞滋編戶末民無所得衣食其勢必移常產令豪民得以爲姦以故田賦之弊孔百出而其大者曰飛

詭曰影射曰養號曰掛虛曰過都曰受獻久久相沿引爲故業于是豪民有田無糧而窮民特以力薄莫可如何始

窮民病

受其病矣及縣官責收什一貧民鬻妻子不能輸納則其勢不得不行攤派蓋自浮糧所在多有而天下遂受其病

天下病

矣然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則其勢又不得不請減額今讀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視 高皇帝時已減二十七萬蓋自所減額日以益多而國家又

國家病

受其病矣閣臣張居正欲行清丈以洗其弊時勞中丞奏請荒度閩田閩人以爲便居正遂與次輔張四維申時行大司徒張學顏請 詔行諸路所在豪民敢有撓法若

蒲城饒陽公族等者皆請下 明詔切責以故天下奉行惟謹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養廉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奸蓋旣不減額亦不益賦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倂兼又民間新所墾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中

便民

則 國初故額得以減科民賦幸益以輕而天下吏民皆冀幸有田以為世業矣

陳謨烈

十二月首輔張居正等請敕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曰先該臣等 面奏皇上春秋尚盛宜 省覽章奏[illegible]講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講讀畢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

緊要事情至　御前請解　面請裁決伏奉　命旨臣等
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時多不
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不敢煩瀆　聖聽即恭侍　講讀
須臾而畢拱默而退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竭盡欲效
悃款之愚效獻替之益其道無由非臣等　面請用奏事之
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
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竊以爲遠稽古訓不
若近事之可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
矢謨作誥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
揚文武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

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為盛事良以羹墻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為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　二祖開創洪業　列聖纂紹丕基　奎章廣謨則載之　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　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弘遠樞機周愼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閎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　家法之易守者也夫

皇上所致者　祖宗之寶位　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　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　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泰持盈與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

四十款

惟在
皇上監于　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將
累朝　寶訓　實錄副本迭　檢閱分析編摩總計四十
款曰剏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
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游佚曰
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
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
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
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
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

鑑測之見未究高深而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
冊浩繁進講卒業衆臣等次第纂解陸續 進呈擬俟明
歲開講以後每晨講既畢臣等恭請 文華殿後講解
訓錄一二條粗述大指如
皇上偶有疑難即望 面賜詰詢或臣等竊有見聞亦得
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于講後 面奏請
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
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伏望
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 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
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新興無間即 燕

危深宮之日猶　出御諸特之時則　聖德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朱平涵館于沈氏阡步之墅。海旅覺五里外洶洶人聲，如捕賊者，稍寞，聲益近而厲，如數千人水戰狀，大呼擊撞。主人懼，以小舟逝去。朱步墻外，火光四合，稍在樹端，與人聲振動大地，漸漸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遏。朱心知妖術，不爲動，夜半方熄。次日歸家，知澤中亦爾，益屬妄，且百里矣。此妖術所爲，捕兵邏一舟，有人方剪紙人馬，僅寸許，擒送官，治之後不復作。平涵

是年建夷王兀堂連犯靉陽寬奠已復入犯永奠堡我師
御敵追奔出塞可二百餘里至鴨兒匱得虜級七百五十
以捷聞會
上告祀併敘紅土城功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及大將軍
李成梁各陞賞如格成梁子世伯爵已而兀堂復以千騎
從林剛谷入副總兵姚大節追奔至葛祿寨獲六十七級
兩傍兀堂等並遁伏建州部益弱矣建州考

辛巳　萬曆九年

正月首輔張居正請令翰林院官分番入直應和文字咸令侍

上清讌質問經義陳說治理如唐宋故事其疏曰臣等伏

覩

皇上近日以來留神翰墨一切嬉游無益之事悉屏去不

御仰惟　聖學該洽　睿志清明不勝慶忭夫人主一心

乃萬化從出之原亦眾欲交攻之會必使常有所繫形納

于邪然後縱逸之念不萌而引誘之奸不入故雖筆札小

技非君德治道所關而燕閒游息之時藉以調適性情收

歛心志亦不惰于孔氏游藝博文之旨比之珍奇玩好馳騁放佚之娛則相去遠甚未必非
皇上進德養心之一助也但竊見前代好文之主皆有文學之臣載筆操觚奉侍清燕如唐有天策瀛洲之選供奉待詔之員宋有秘閣待制二館著作或承詔登答或應制賡酬皆于詩古文字之中微寓諷勸箴規之益卽今之翰林官是也　國朝建置翰林于一甲進士中拔其英儁特異者除授此官固欲儲養德望以備啟沃任樞機然文史詞翰撰述討論亦其本等職務
皇上卽有任使不必他求如　日講諸臣皆文學侍從臣

等愼選以充見今記注　起居日逐在館供事外其備見
任翰林各官亦皆需次待用者臣等擬令分番入直每日
輪該四員與同　日講官在館祗候
皇上萬幾之暇如披閱古文欲有所採錄點竄名篇欲有
所題詠即以屬之諸臣令其撰具草藁送臣等看定然後
繕寫進呈　聖覽或不時　召至　御前面賜質問令
其發攄蘊抱各見所長因以觀其才品之高下他日量能
擢用自可斷于　聖衷且諸臣因此亦將自慶遭逢益圖
稱塞爭相淬勵以求見知于上其于　聖明辨材器官之
道亦默寓于中矣

武義孝子王世名亦父俍赴官請死當事欲全之孝子不恐廢　朝廷法不食死世人悲之吳邑孝廉張鳳翼為之立傳

傳

孝子諱世名發武義人也年十七時父良為族姪俊以爭屋毆死孝子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除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謹緘鐵笥有不計值封識者私繪父像自像挈劍侍懸之室側夕泣拜牆一亦銘之帳幙字男女不知也暇閱遊戶內不專事求子業惟手書忠孝格言一編做之已而已子甫數月撫之謂

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母妻亦不知所謂也。二月後飲於其鄉。醉歸。孝子乃迎而撲其所讎。殺立碎其首以報讎。故號於衆。歸以白其母。遂出其所向封識租價。偶值及宿購首狀赴邑請死。時萬曆九年正月也。去父死之日。六年于玆矣。

新邑令

邑陳令驗所封識。訪之士民。知報父讎是實。乃曰。此孝子也。不可令對獄卒。別館之。上其事當道。當道委

給吏

金華汪令往訊之。孝子曰。復何言。吾事畢矣。只欠一死。汪曰。檢若父屍有傷。子未應得死。孝子曰。吾恐痛。六年始發者。爲何。不忍殘父屍也。以吾命抵讎命。奚檢爲。遂具呈懇乞放歸故里。拜父辭母。撫子囑妻。絕吭柩前。獻屍臺下。汪

父之有傷有隙可驗有情之人可狂而逞今孝子以不忍檢父受死則議者何而今致是可恨可恨○蔡

憐之遂叚文請於郡言世名宿抱父冤潛懷壯志强顏與讐同室哭志終不共天封買和之貲不遺錙銖鑄報讐之刃懸之繪像就理恐殘父屍即死處絕親後歲序屢遷剛腸愈烈及甫生男一歲謂可從父九原遂揮刃於讐人井投身於法吏驗父若果有傷擅殺應從末減但世名誓不毀父屍以生惟求即父柩而死一檢則世名且自盡是世名不檢固死檢亦死也捐生忼慨既難卒保其身而就義從容是宜曲成其志令無放歸故里聽其自裁當道可其議孝子遂得歸歸之月汪囑之曰子行吾且來子無即死吾終不惜爾父既朽之骨而不以全爾孝子仍以死自誓

捐軀乃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傳從孔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復何法 之遺耳際 不得之為 出不能述 哉 假使千萬 心胸何大 下有此收 人 乃令而不 能生一等 子可知也

痿不欲殮汪喟然曰浮生有涯令名無已孝子正色曰豈
謂名哉理固當如是其毋迎而泣孝子曰身固父之遺也
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毋得從父矣復何憾謂妻曰善事
若姑善撫若子餘無言見武義陳令陳仍館之前館囑守
者曰無令孝子死迨汪至武義邑人迎而直孝子者千人
汪遂令舁其父柩至孝子聞之大慟遂以頭觸地守者持
之不得死明日邑諸生翼而見汪孝子望見父棺即以頭
觸堦石血噴如雨地為之赤諸生相持大號陳汪二令亦
不忍視為之泣數行下諸生請從孝子志汪乃舁其父柩
去遺文而弔之孝子少甦卽求至灘視父柩為一再慟望

知之附不若苦欲抱矣

天人交恢知此明以孝子不容亦可知從抱法哲獨何

天意欲之孝子則不感矣

弟扶櫬登舟久之乃返汪所在日去矣前所遺文曰汪君知我哉陳令又欲白于上免檢其父以全孝子孝子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爲遂不食而死死之日雲霧晦慘烈風迅雷大雨如注迎屍歸始開霽焉遠近奔哭者載道嗟乎殺人者死律也人命是虛行財是實亦律也彼買和打賍具在可以坐俊殺良之罪可以挽世名抵命之條何必檢厥父屍以傷孝子心哉豈當事諸賢急於全孝子反亂其方寸而慮不及此哉抑天意不惜孝子一死以遂其志以教民孝也夫桓公復九世之讐春秋大之人有殺夏惇師者惇殺之以報讐而卒免於罪報師讐且爾況報

父讐乎故徐元慶之復父讐而自囚詣官也識者以陳子昂之議爲非而以柳宗元之駁爲是良有以也且孝子生抱父痛日接父讐皆恐六年而未有不露是荆軻之不能忍於易水留侯之不能忍於博浪孝子能忍之其智足多也至手刃父讐視死如歸雖請致死於程嬰死趙何以加此可不謂勇乎而又不欲以一死易三尺法第令當官守法雖發圜扉公之祭道亦不過如此蓋孝而能忠矣使其不死而登之清朝必能運籌必能折檻必能死綏必能負一必能爲鐵方伯爲景山丞爲于肅愍豈獨一邦一邑之所表見已哉予不惜孝子之死而獨惜諸賢不得盡其生

孝子之心是爲之傳、

四月十八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有頃輔臣張居正等入

至後殿講 訓錄畢以南科給事中傅作舟疏進 覽張

居正奏云今江北淮鳳及江南蘇松等府連被災傷民多

乏食徐宿之間至以樹皮充饑或相聚爲盜大有可憂、

上曰淮鳳頻年告災何也居正奏云此地從來多荒少熟

即如 訓錄中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今當大浸當格

急發賑濟以安之臣等擬令戶部議處動支各該州縣庫

銀倉穀不足則南京見貯銀米備有贏餘可以協濟民惟

邦本願特加 聖心、

上　俞允。

聖諭云。朕近來每祀朝。凡百官穿雜色衣服。繫雜色帶。都不按品級。又行禮之際。咳嗽吐痰。大非臣禮。着鴻臚寺傳示百官。今後再有這等的。着該科并鴻臚寺指名參奏。

上躬行大閱。首輔張居正撰頌詞一首。詩歌一章。并繪圖進獻。

首輔張居正。請乞優禮耆碩。以光　聖治。疏曰。臣等伏覩先年　恩詔一欵。大臣二品以上。致仕在家。年及八十者。有司存問。九十以上者。遣官存問。此舊例也。至于輔弼大臣。齒德俱尊。勞績茂著者。又與他官不同。如嘉靖年間。致

仕大學士謝遷、王鏊、皆七十以上、毛紀、費宏、議皆八十、俱蒙
特恩遣官存問、是先朝優崇輔弼、尊禮耆舊、亦有不拘常
例者、臣等看得原任少師大學士徐階、當　世宗時、承嚴
氏亂政之後、能矯枉以正、濯濁爲清、懲貪墨以安民生、定
經制以核邊費、扶植公論、獎引才賢、一時朝政修明、官常
振肅、海宇稱爲治平、皆其力也、是時　先帝潛居藩邸、
世廟一日忽有疑于　先帝、命撿　成祖之于　仁宗故
事、階爲之從容開解、共疑乃釋、此一事惟臣居正一人知
之、諸臣皆不得聞也、及　先帝嗣登大寶、階時爲翼戴首
臣。

皇上正位東宮又宵預　冊立大議先後勞績皆不可泯
今致仕家居年已八十其年壽與毛紀等相同而位望勳
庸抑又過之所有存問一節似應特從優厚以彰盛典如
蒙
皇上俯念階爲　先朝元輔當代舊人　特敕該部查照
嘉靖年間事例差行人一員賫　敕前去存問仍量加賞
賚用示優眷一以昭
皇上尊禮耆舊敦敘忠賢之美一以見巖居之下有天壽
平格之臣皆太平之盛事也
玄兎圖　宣皇帝御筆也圖以淡墨微闇其衛似碧空

滿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間毳毛纖澤意態安閒真是神物叅 宣皇帝文武全才游戲丹青並臻妙境遠在唐太宗之上萬曆九年

上御文華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學張元忭劉元震鄧以讚入見取圖示之令賦詩復命日輔臣以下皆可賦親書于軸並得自用圖記越三日詩成自大學士張居正而下三十五人進 御

上覽之甚喜常熟趙用賢圖其副勒之石真 熙朝之盛事也出小品

十事袁某狂誕為江陵所喜監兌浙中盛儀從呼吒同

如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

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

相値、不引避、巡撫籍其隷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髮

而走、隨與衛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黃宗伯在杭城、爲

之調解、未幾、告歸、墮水死、北小品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四